

鏡
季
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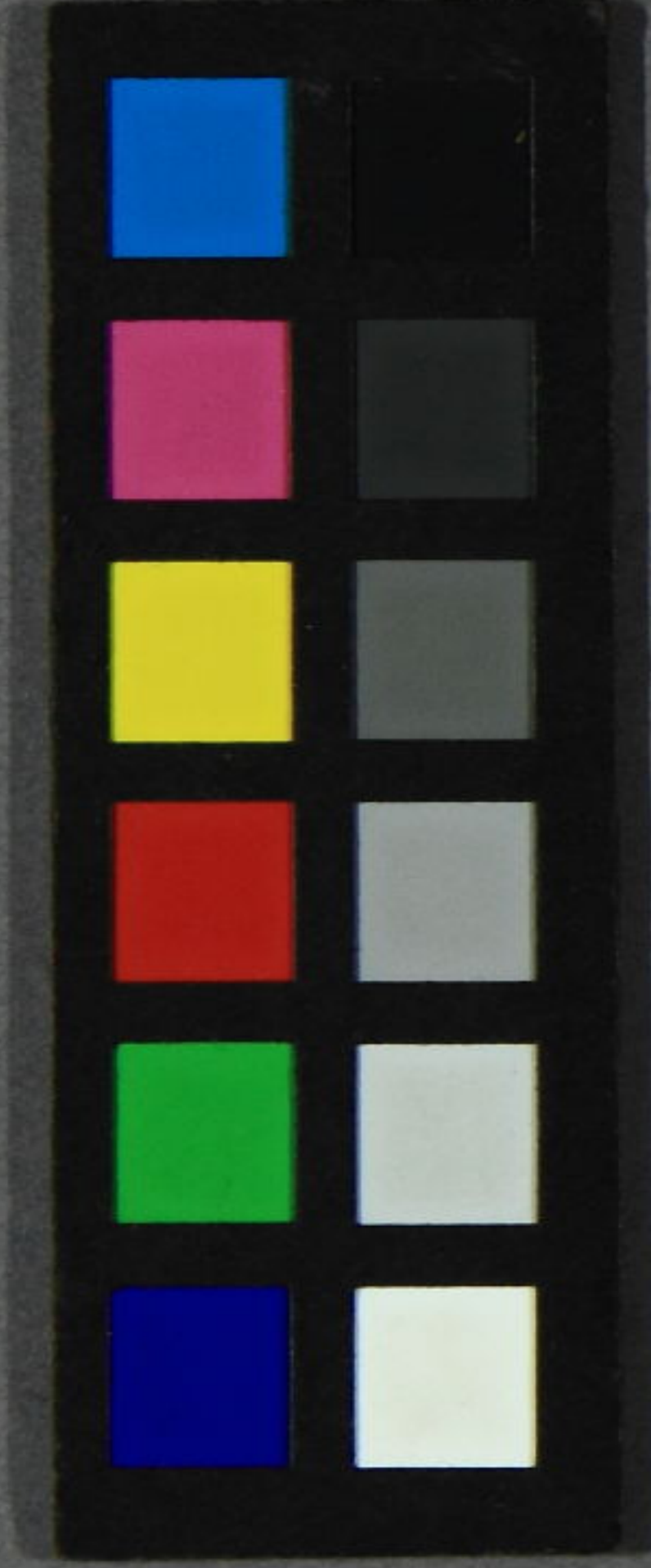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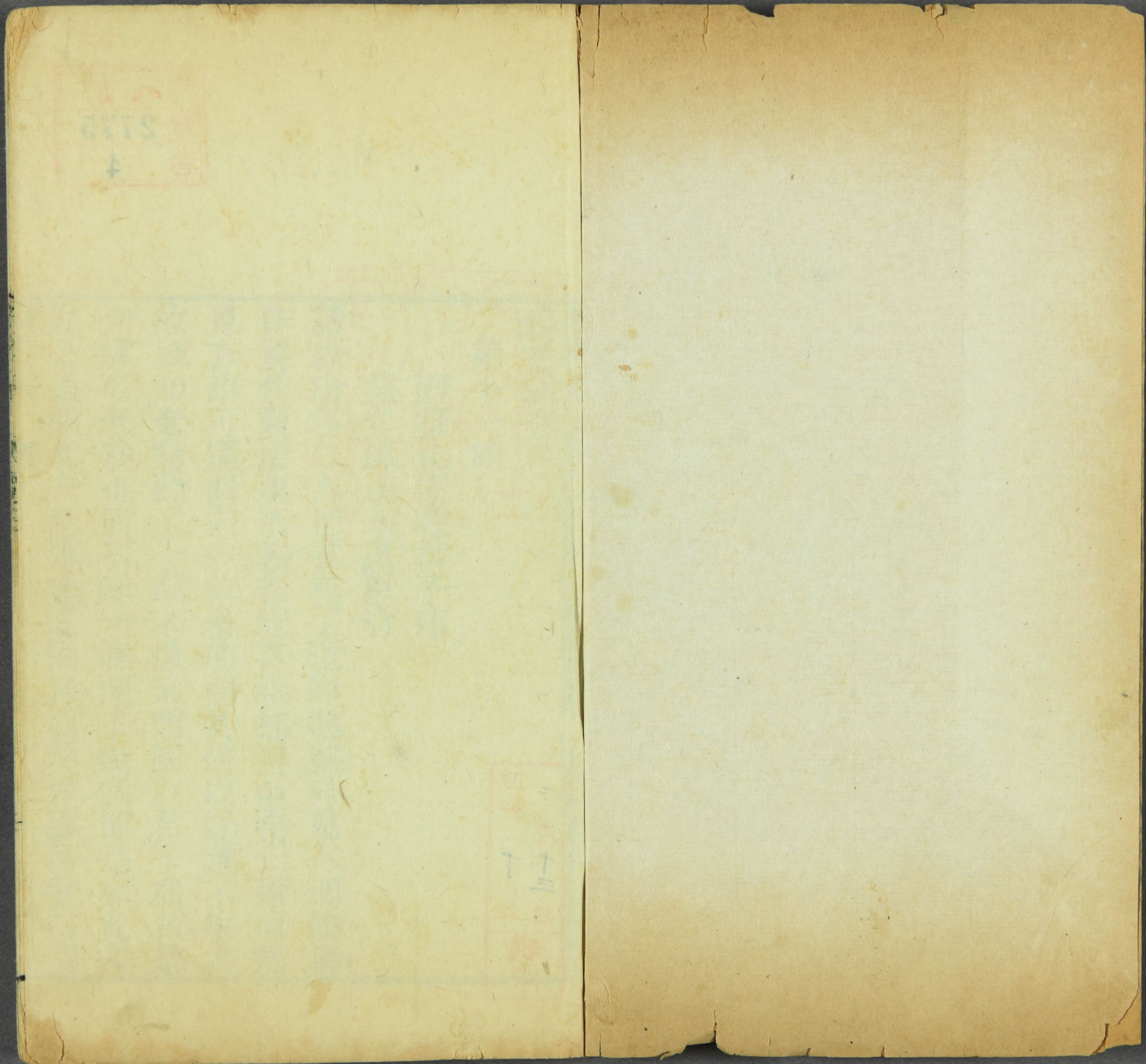
特別

21

2775

4





5112
4

四
十
二

門 八 21
藏 2775
卷 4

鏡花緣卷三

第十一回

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

話說唐多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烟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為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

昭和十三年
二月十三日
購求

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才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擎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

價，却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况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

鏡花緣 卷三
二
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掣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掣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里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

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者。因敝貨既欠新鮮。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刻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里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爲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辯。惟有請向別處

君子無所
爭必也讓
字
謙卷

再。把。價。錢。談。談。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掣。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掣。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

買。醜。貨。呢。小。軍。聽。了。也。不。答。言。掣。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衆。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携。一。半。而。去。二。人。看。罷。又。朝。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秤。了。一。秤。連。秤。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平。水。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才。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

因請照例扣去農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錙銖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物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前那位老兄業已儘够一忙那里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何不就在今日況多餘若干日子久了倒恐難

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拏了兩樣作抵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多貨少過於偏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忽見有個乞丐走過賣貨人自言自語道這個花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的後身所以今生有這報應一面說着即將多餘平色用戥秤出盡付乞丐而去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識見也是好的只見路旁走過兩個老者都是鶴髮童顏滿面春風舉止大雅唐敖看罷知非

下等之人忙侍立一旁四人登時拱手見禮問了名姓原來這兩個老者都姓吳乃同胞弟兄一名吳之和一名吳之祥唐敖道不意二位老丈都是泰伯之後失敬失敬吳之和道請教二位貴鄉何處來此有何貴幹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吳之祥躬身道原來貴邦天朝小子向聞天朝乃聖人之國二位大賢榮列膠庠爲天朝清貴今得幸遇尤其難得弟不知駕到有失迎迓尚求海涵唐多二人連道豈敢吳之和道二位大賢由天朝至此小子誼屬地主意欲略展杯茗之敬少敘片時不知可肯枉駕如蒙賞光寒

舍就在咫尺敢勞玉趾一行二人聽了甚覺欣然於是隨着吳氏弟兄一路行來不多時到了門前只見兩扇柴扉周圍籬牆上面盤着許多青藤碎荔門前一道池塘塘內俱是菱蓮進了柴扉讓至一間敞廳四人重復行禮讓坐廳中懸着國王賜的小額寫着渭川別墅再向廳外一看四面都是翠竹把這敞廳團團圍住甚覺清雅小童獻茶唐敖問起吳民昆仲事業原來都是閒散進士多九公忖道他兩個既非公卿大宦爲何國王却替他題額看來此人也就不兒了唐敖道小弟才同敝友瞻仰貴處風景果然名

不虛傳真不愧君子二字吳之和躬身道做鄉僻處海隅略有知識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得能不致隕越已屬草野之幸何敢遽當君子二字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自古聖聖相傳禮樂教化久爲八荒景仰無須小子再爲稱頌但貴處向有數事愚弟兄草野固陋似多未解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意欲請示不知可肯賜教唐教道老丈所問還是國家之事還是我們世俗之事吳之和道如今天朝聖人在位政治純美中外久被其澤所謂巍巍蕩蕩惟天爲大惟天朝則之國家之事小子僻處海濱毫無知識不惟不敢言亦無可言今日所問却是世俗之事唐教道旣如此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吳之和聽罷隨即說出一番話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皓月當頭清風入袖令人景仰不已蔬菴

鏡花緣卷三

第十二回

雙宰輔暢談俗弊

兩書生敬服良箴

話說吳之和道小子向聞貴處世俗於殯葬一事作子孫的並不計及死者以入土為安往往因選風水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甚至耽延兩代三代之久相習成風以至菴觀寺院停柩如山墻野荒郊浮厝無數並且當日有力時因選風水蹉跎及至後來無力雖要求其將就殯葬亦不可得久而久之竟無

入土之期此等情形死者稍有所知安能瞑目况善風水之人豈無父母若有好地何不留為自用如果一得美地即能發達那通曉地理的發達會有幾人今以父母未曾入土之骸骨稽遲歲月求我將來毫無影響之富貴為人子者於心不安亦且不忍此皆不明人傑地靈之義所以如此即如伏羲文王孔子之陵皆生著草卜筮極靈他處雖有質既不佳卜亦無效人傑地靈即此可見今人選擇陰地無非欲令子孫興旺怕其衰敗試以興衰而論如陳氏之昌久有鳳鳴之卜季氏之興早有同復之筮此由氣數使

然呢陰地所致呢卜筮既有先兆可見陰地好醜又有何用總之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轉禍為福非大惡亦不能轉福為禍易經餘慶餘殃之言即是明證今以陰地意欲挽回造化別有希冀豈非緣木求魚與其選擇徒多浪費何不遵着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意替父母多做好事廣積陰功日後安享餘慶之福較之陰地渺渺茫茫豈不勝如萬萬據小子愚見殯葬一事無力之家自應急辦不可蹉跎至有力之家亦惟擇高阜之處得免水患即是美地父母瞑目無恨人子捫心亦安此海外愚談不知可合尊意

唐多二人正要回答只見吳之祥道小子聞得貴處世俗凡生子女向有三朝滿月百日週歲之稱富貴家至期非張筵卽演戲必猪羊雞鴨類大爲宰殺吾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今上天旣賜子女與人而人不知仰體好生之意反因子女宰殺許多生靈是上天賜一生靈反傷無數生靈天又何必再以子女與人凡父母一經得有子女或西廟燒香或東菴許願莫不望其無災無病福壽綿長今以他的毫無緊要之事殺無數生靈花許多浪費是先替他造孽懺悔猶恐不及何能望其福壽往往貧寒家子女多享長年富貴家子女每多夭折揆其所以雖未必盡由於此亦不可不以為戒爲人父母的倘以子女開筵花費之資盡爲周濟貧寒及買物放生之用自必不求福而福自至不求壽而壽自長並聞貴處世俗有將子女送入空門的謂之捨身蓋因俗傳做了佛家弟子定蒙神佛護佑其有疾者從此自能脫體壽短的亦可漸轉長年此是僧尼誘人上門之語而愚夫愚婦無知莫不奉爲神明相沿旣久故僧尼日見其盛此教固無害於人第爲數過多不獨陰陽有失配合之正亦生出無窮淫奔之事據小子愚見凡鄉愚誤將

子女送入空門的本地父老即將壽殀有命以及無後爲大之義向其父母愷切勸諭久之捨身無人其教自能漸息此教既息不惟陰陽得配合之正並且鄉愚亦可保全無窮貞婦總之天下少一僧或少一道則世間卽多一貞婦此中固賢愚不等一生未近女色者目不乏人然如好色之輩一生一世又豈止姦淫一婦女而已鄙見是否尚求指教吳之和道吾聞貴處向有爭訟之說小子讀古人書雖於訟字之義略知梗概但做地從無此事不知究竟從何而起細訪貴鄉與訟之由始知其端不一或因口角不睦不能容忍或因財產較量以致相爭偶因一時尚氣鳴之於官訟端既起彼此控告無休其初莫不苦思惡想掉弄筆頭不獨妄造虛言並以毫無影響之事硬行牽入惟期聳聽不管喪盡天良自訟之後即使百般浪費並不愛惜錢財終日屈膝公堂亦不顧及顏面幸而官事了結花却無窮浪費焦頭爛額已屬不堪設或命運坎坷從中別生枝節拖延日久雖要將就了事欲罷不能家道由此而衰事業因此而廢此皆不能容忍以致身不由己卽使醒悟亦復何及尤可怪的又有一等唆訟之人哄騙愚民勾引與訟

捕風捉影設計鋪謀或誣控良善或妄扳無辜引人
上路却於暗中分肥設有敗露他卽遠走高飛小民
無知往往爲其所愚莫不被害此固唆訟之人造孽
無窮亦由本人貪心自取據小子看來爭訟一事任
你百般強橫萬種機巧久而久之究竟不利於已所
以易經說訟則終凶世人若明此義其臻美俗又何
爭訟之有再聞貴處世俗每每屠宰耕牛小子以爲
必是祭祀之用及細爲探聽却是市井小人爲獲利
起見因而饕餮口饑之輩競相購買以爲口食全不
想人非五穀不生五穀非耕牛不長牛爲世人養命
之源不思所以酬報反去把他飽冷豈非恩將讎報
雖說此牛並非因我而殺我一人所食無幾要知小
民屠宰希圖獲利那良善君子倘盡絕口不食購買
無人聽其腐爛他又安肯再爲屠宰可見宰牛的固
然有罪而喫牛肉之人其罪更不可逃若以罪之大
小而論那宰牛的原算罪魁但此輩無非市井庸愚
只知惟利是趨豈知善惡果報之道況世間之牛又
焉知不是若輩後身據小子愚見春秋責備賢者其
罪似應全歸買肉之人倘仁人君子終身以此爲戒
勝如喫齋百倍冥冥中豈無善報又聞貴處宴客往

往珍羞羅列窮極奢華桌椅既設賓主就位之初除
果品冷菜十餘種外酒過一二巡則上小盤小碗其
名南喚小喫北呼熱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餘種
至二十餘種不等其間或上點心一二道小喫上完
方及正餚菜既奇豐碗亦奇大或八九種至十餘種
不等主人雖如此盛設其實小喫未完而客已飽此
後所上的不過虛設如同供獻而已更可怪者其菜
不辯味之好醜惟以價貴的爲尊因燕窩價貴一餚
可抵十餚之費故宴會必以此物爲首既不惡其形
似粉條亦不厭其味同嚼蠟及至食畢客人只算喫
了一碗粉條子又算喝了半碗雞湯而主人只覺客
人滿嘴喫的都是元絲課豈不可笑至主人待客偶
以盛饌一二品略爲多費亦所不免然惟美味則可
若主人花錢而客人嚼蠟這等浪費未免令人不解
做地此物甚多其價極賤貧者以此代糧不知可以
爲菜向來市中交易每穀一升可換燕窩一担庶民
因其淡而無味不及米穀之香喫者甚少惟貧家每
多屯積以備荒年不意貴處尊爲衆餚之首可見口
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孟子云魚我所欲熊掌亦我
所欲魚則取其味鮮熊掌取其肥美今貴處以燕窩

爲美不知何所取義若取其味淡何如嚼蠟如取其滋補宴會非滋補之時况葷腥滿腹些須燕窩豈能補人如謂希圖好看可以誇富何不卽以元寶放在菜中其實燕窩縱貴又安能以此誇富這總怪世人眼界過淺把他過於尊重以致相沿竟爲衆餽之首而並有主人親上此菜者此在貴處固爲敬客之道若在敝地觀之竟是捧了一碗粉條子上來豈不肉麻可笑幸而貴處倭瓜甚賤倘竟貴於諸菜自必以他爲首到了宴會主人恭恭敬敬捧一碗倭瓜上來能不令人噴飯若不論菜之好醜亦不辯其有味無

味競取價貴的爲尊久而久之一經宴會無可賣弄勢必煎炒真珠烹調美玉或者煮黃金或煨白銀以爲首菜了當日天朝士大夫曾作五簋論一篇戒世俗宴會不可過奢菜以五樣爲度故曰五簋其中所言不豐不儉酌乎其中可爲千古定論後世最宜效法敝處至今敬謹遵守無如流傳不廣君子將五簋論刊刻流傳並於鄉黨中不時勸誡宴會不致奢華居家飲食自亦節儉一歸純樸何患家室不能充足此話雖近迂拙不合時宜後之君子豈無採取吳之祥道吾聞貴地有三姑六婆一經招引入門婦

女無知往往爲其所害或哄騙銀錢或拐帶衣物及至婦女察知其惡惟恐聲張家長得知莫不忍氣吞聲爲之容隱此皆事之小者最可怕的來往既熟彼此親密若輩必於此中設法生出姦情一事以爲兩處起發銀錢地步慾通之初或以美酒迷亂其性或以淫詞搖蕩其心一俟言語可入非誇某人豪富無比卽讚某人美貌無雙諸如哄騙上廟引誘朝山其法種種不一總之若輩一經用了手脚隨你三貞九烈玉潔冰清亦不能跳出圈外甚至以男作女暗中姦騙百般淫穢更不堪言良家婦女因此失身的不知凡幾幸而其事不破敗壞門風喫虧已屬不小設或敗露名節盡喪醜聲外揚而家長如同聾聵仍在夢中此回由於婦女無知所致但家長不能預爲防範預爲開導以致綠頭巾戴在頂上亦由自取歸咎何人小子聞禮經有云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古人於婦女之言尚且如此謹慎況三姑六婆裏外搬弄是非何能不生事端至於出頭露面上廟朝山其中曖昧不明更不可問倘明哲君子洞察其奸於家中婦女不時正言規勸以三姑六婆視爲寇讎諸事預爲防範毋許入門他又何所施其伎倆再聞

貴處向有後母之稱，此等人待前妻兒女，莫不視為禍根。百般荼毒，或以苦役致使勞頓，或以疾病故令纏綿，或任聽飢寒，或時常打罵，種種磨折，苦不堪言。其父縱能愛護，安有後眼？此種情形，實為兒女第一黑暗地獄。貧寒之家，其苦尤甚。至富貴家，雖有乳母親族照管，不能過於磨折。一經生有兒女，希冀獨吞家財，莫不鋪謀設計，枕邊讒言，或誣其女不聽教訓，或誣其兒忤逆晚娘，或誣好喫懶做，或誣胡作非為，甚至誣男近於偷盜，誣女事涉奸淫，種種陷害，此等弱女幼兒，從何分辯？一任拷打，無非哀號。因此磨折而死，或憂忿而亡，歷來命喪後母者，豈能勝計？無如其父始而保護嬰兒，亦知防範，繼而讒言入耳，卽身不由己，久之染了後母習氣，不但不能保護，並且自己漸漸亦施毒手。是後母之外，又添後父，裏外夾攻，百般凌辱，以致枉死城中，不知添了若干小鬼。此皆耳軟心活，只重夫婦之情，罔顧父子之恩。請看大舜捐階焚廩，閔子冬月蘆衣申生遭謗，伯奇負冤，千古之下一經談起，莫不心傷。處此境者，視此前車之鑒，仍不加意留神，豈不可悲？英之和道吾聞，厚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

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
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
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
而設若不如此卽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
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
步履艱難却又爲美卽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
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
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
子盡絕其習此風自可漸息又聞貴處世俗於風鑑
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說至境界不順希冀運轉時
來偶一推算此亦人情之常卽使推算不準亦屬無
傷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旣
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卽屬絕
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左氏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若謂必須推算方可聯姻當日河上公陶宏景未立
命格之先又將如何命書豈可做得定準那推算之
人又安能保其一無錯誤尤可笑前俗傳女命北以
屬羊爲劣南以屬虎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
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
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必皆係屬虎

之婦况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在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管年貌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強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卽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矣之祥道小子向聞貴地世俗最尚奢

華卽如嫁娶殯葬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不失之過侈此在富貴家不知惜福妄自浪費已屬造孽何況無力下民只圖目前適意不顧日後飢寒倘惜福君子於鄉黨中不時開導毋得奢華各留餘地所謂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如此愷切勸諭奢侈之風自可漸息一歸儉樸何患家無蓋藏卽偶遇饑歲亦可無虞况世道儉樸愚民稍可餬口卽不致流爲奸匪奸匪旣少盜風不禁自息盜風旣息天下自更太平可見儉樸二字所關也非細事正說的高興有一老僕慌慌張張進來道稟二位相爺適

才官吏來報國主因各處國王約赴軒轅祝壽有軍國大事面與二位相爺相商少刻就到多九公聽了暗暗忖道我們家鄉每每有人會客因客坐久不走又不好催他動身只好暗向僕人丟個眼色僕人會意登時就來回話不是某大老即刻來拜就是某大老立等說話如此一說客人自然動身誰知此處也有這個風氣並且還以相爺嚇人卽或就是相爺又待如何未免可笑因同唐敖打躬告別吳氏弟兄忙還禮道蒙二位大賢光降不意國主就臨敝宅不能屈留大駕殊覺抱歉倘大賢尚有耽擱愚弟兄俟送過國主再至寶舟奉拜唐多二人匆匆告別離了吳氏相府只見外面灑道清塵那些庶民都遠遠迴避二人看了這才明白果是實情於是回歸舊路多九公道老夫看那吳氏弟兄舉止大雅器宇軒昂以爲若非高人必是隱士及至見了國王那塊匾額老夫就覺疑惑這二人不過是個進士何能就得國王替他題額那知却是兩位宰輔如此謙恭和藹可謂脫盡仕途習氣若合器小易盈妄自尊大那些驕傲俗吏看見真要愧死唐敖道聽他那番議論却也不愧君子二字不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業已回來大家

談起貨物之事，原來此地連年商販甚多，各色貨物無不充足。一切價錢均不得利，正要開船。吳氏弟兄差家人挈着名帖，送了許多點心果品，並賞衆水手倭瓜十担，燕窩十担。名帖寫着同學教弟吳之和吳之祥頓首拜。唐敖同多九公商量，把禮收了。因吳氏弟兄位尊，回帖上寫的是天朝後學教弟多某唐某頓首拜。來人剛去，吳之和隨卽來拜，讓至船上見禮。讓坐。唐多二人再三道謝。吳之和道家弟因國主現在敝宅，不能過來奉候。小弟適將二位光降之話奏明國主，聞係天朝大賢到此，特命前來奉拜。小弟理應恭候解纜，因要伺候國主，只得暫且失陪。倘寶舟尚緩開行，容日再來領教。卽匆匆去了。衆水手把倭瓜燕窩搬到後梢，到晚喫飯，煮了許多倭瓜燕窩湯。都歡喜道：我們向日只聽人說燕窩貴重，却未喫過。今日倭瓜叨了燕窩的光，口味自然另有不同。連日辛辛苦苦，開開胃口，也是好的。彼此用箸，都把燕窩夾一盞，瓢放在嘴裏嚼了一嚼，不覺皺眉道：好奇怪。爲何這樣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把味都走了。內中有幾個唾嘴道：這明明是粉條子，怎麼把他混充燕窩。我們被他騙了。及至把飯喫完，倭瓜早已乾乾淨

淨還剩許多燕窩林之洋聞知暗暗歡喜卽託多九公照粉條子價錢給了幾貫錢向衆人買了收在艙裏道怪不得連日喜鵲只管胡俺叫原來却有這股財氣這日收口正要停泊忽聽有人喊叫救命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無一事不是真病無一言不是的論行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切必待當頭棒喝喚醒頑愚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現身說法一夕話勝讀詩書何地無才十室邑偏生忠信慨沉疴之着體神手難醫望頑石之點頭婆心足見緣憐伊春夢不惜慧劍頻揮卽笑我冬烘且作屠門大嚼仙佛語雖溫厚出之畢竟誅心庸愚性固糊塗聞之寧無芒背蔬菴

鏡花緣卷三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羅網

儒士登山失路途

話說林之洋船隻方才收口，忽聽有人喊叫救命。唐敖連忙出艙，原來岸旁攏着一隻極大漁船，因命水手將船櫓靠漁船之旁。多九公林之洋也都過來，只見漁船上站着一個少年女子，渾身水濕，生得齒白唇紅，極其美貌。頭上束着青紬包頭，身上披着一件皮衣，內穿一件銀紅小襖，腰中繫着絲縵，下面套着

一條皮褲胸前斜插一口寶劍絲絛上挂着一個小
小口袋項上扣着一條草繩拴在船桅上旁邊立着
一個漁翁漁婆三人看了不解何意唐敖道請教漁
翁這個女子是你何人爲何把他扣在船上你是何
方人氏此處是何地名漁翁道此係君子國境內小
子乃青邱國人專以打魚爲業素知此處庶民都是
正人君子所爲不肯攻其不備暗下毒手取魚歷來
產魚甚多所以小子時常來此打魚此番局運不好
來了數日竟未網着大魚今日正在煩惱恰好網着
這個女子將來回去多賣幾貫錢也不枉辛苦一場
誰知這女子只管求我放他不瞞三位客人說我從
數百里到此喫了若干辛苦花了許多盤費若將落
在網的仍舊放去小子只好喝風了唐敖向女子道
你是何方人氏爲何這樣打扮還是失足落水還是
有意輕生快把實情講來以便設法教你女子聽了
滿眼垂淚道婢子卽本地君子國人氏家住水仙村
現年十四歲幼讀詩書父親廉禮曾任上大夫之職
三年前隣邦被兵遣使求救國主因念隣國之誼發
兵救應命我父叅謀軍機不意至彼失算誤入重地
兵馬折損以致發遣遠戍死於異鄉家庭因此耗散

僕婢亦皆流亡，母親良氏素有陰虛之症，服藥卽吐，惟以海參煮食始能稍安。此物本國無人貨賣，向來買自隣邦，自從父親獲罪，母病又發，點金無術，惟有焦愁。後聞此物產自大海，如熟水性入海可取，婢子因思人生同一血肉之軀，他人既能熟諳水性，將身入海，我亦人身，何以不能因置大缸一口內中貯水，日日伏在其中習其水性，久而久之竟能在水一日之久，得了此技，隨卽入海取參，母病始能脫體。今因母病又來，取參不意忽遭羅網，婢子一身如同蒿草，上有寡母無人侍奉，惟求大德拯救，倘得重見母面，來生當變犬馬以報大恩。說着不覺放聲慟哭。唐敖聽罷甚覺詫異，道：「女子且慢傷悲，剛才你說幼讀詩書，自然該會寫字了。」女子聽了，連連點頭。唐敖因命水手把紙筆取來，送至女子面前，道：「小姐請把名姓寫來，賜我一看。」女子提筆在手，略想一想，匆匆寫了幾字。水手掣來，唐敖接過，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不是波臣暫水居，竟同涸鮒困行車。
願開一面仁人網，可念兒魚是孝魚。

詩後寫著：君子園水仙村，虎口難女廉錦楓，和淚拜題。唐敖看罷，忖道：「剛才我因此女話語過於離奇，所

以教他寫幾個字，試他可真讀書，誰知他不假思索，舉筆成文，可見取參奉母，並非虛言，真可算得才德兼全。因向漁翁道：「據這詩句看來，此女實是千金小姐。我今給你十貫酒資，你也發個善心，把這小姐放了，積些陰功。」林之洋道：「你果放了，以後包你網不虛發，生意興隆。」漁翁搖頭道：「我得這股財氣，後半世全要指他過日，豈是十貫錢就能放的？」奉勸各人，何必管這閒事。多九公不悅道：「我們好意出錢給你，爲何倒說不必管閒事？難道好好千金小姐，落在網裏，就由你主張麼？」林之洋道：「俺對你說，魚落網裏，由你做。」

主如今他是人，不是魚，你莫眼睛認差了。你教俺們莫管閒事，你也莫想分文，你不放這女子，俺偏要你放。俺就跟着你看你把他怎樣說罷。將身一縱，跳過船去。那個漁婆大哭大喊道：「青天白日，你們這些強盜敢來打劫！我將老命拚了罷。」登時就要跳過船來。衆水手連忙攔住，唐敖道：「漁翁，你究竟須得幾貫錢，方肯放這小姐？」漁翁道：「多也不要，只須百金也就够了。」唐敖進艙，即取一百銀子付給漁翁。漁翁把銀收過，這才解去草繩，廉錦楓同林之洋走過大船，除去皮衣皮褲，就在船頭向唐敖拜謝，問了三人姓名。漁

船隨卽開去唐敖道請問小姐貴府離此多遠廉錦楓道婢子住在前面水仙村此去不過數里村內向來水仙花最盛所以以此爲名唐敖道離此旣近我們就送小姐回去廉錦楓道婢子剛才所取之參都被漁翁挈去我家雖然臨海彼處水淺無處可取婢子意欲就此下去再取幾條帶回奉母不知恩人可肯稍等片時唐敖道小姐只管請便就候片時何妨錦楓聽罷把皮衣皮褲穿好隨卽將身一縱擲入水中林之洋道妹夫不該放這女子下去這樣小年紀人這大海據俺看來不是淹死就被魚吞枉送性命

多九公道他時常下海孰諳水性如魚入水焉能淹死況有寶劍在身諒那隨常魚鱉也不足懼休兄放心少刻得參自然上來三人閒談等了多時竟無踪影林之洋道妹夫你看俺的話靈不靈這女子總不上來諒被大魚吞了俺們不能下去探信這便怎處多九公道老夫聞得我們船上有個水手下得海去可以換得五口水何不教他下去看是怎樣只見有個水手答應一聲擲下海去不多時回報道那女子同一大蚌相爭業已殺了大蚌頃刻就要上來說話間廉錦楓身帶血跡擡上船來除去皮衣皮褲手捧

鏡花緣 卷三
明珠一顆向唐敖下拜道：婢子蒙恩人救命，無以報德。適在海中取參，見一大蚌，特取其珠，以爲黃雀銜環之報。望恩人笑納。唐敖還禮道：小姐得此至寶，何不敢獻國王，或可沾沐殊恩，稍助萱堂甘旨，何必拘拘以圖報爲念。況老夫非望報之人，請將寶珠收回，獻之國王，自有好處。廉錦楓道：國主向有嚴諭，臣民如將珠寶進獻，除將本物燒毀，並問典刑。國門大書：惟善爲寶，就是此意。此珠婢子拿去無用，求恩人收了。愚心庶可稍安。唐敖見他出於至誠，只得把珠收下。隨命水手揚帆，望水仙村進發。大家進船，錦楓拜

了。呂氏並與婉如見禮，彼此一見如故，十分親愛。登時到了水仙村，將船停泊。錦楓別了婉如、呂氏，取了參袋皮衣。唐敖因念廉錦楓寒苦，隨身帶了銀子，攜了多林二人，一同渡到岸上。錦楓在前引路，不多時到了廉家門首。錦楓敲門，裏面走出一個老嫗，把門開了。接過皮衣道：小姐爲何回來？恁晚夫人比前略覺好些，可曾取得參來？廉錦楓不及答話，把唐敖三人讓至書房，隨卽進內，攙扶良氏夫人出來，拜謝唐敖救命之恩。並與多林二人見禮，談起世業，原來廉錦楓曾祖向居嶺南，因避南北朝之亂，逃至海外，就

在君子國成家立業唐敖曾祖乃廉家女婿細細敘起唐敖同夫人是平輩表親良氏不覺喜道難得恩人却是中表至親寒家在此雖住了三代究係寄居親友甚少兼之丈夫去世並無弟兄又無產業跟前一子尚在年幼賤妾母家久已彫零一切更無倚靠現在嶺南尚有嫡親支派賤妾久有回鄉之願奈迨迨數萬里寡婦孤兒帶着弱女何能前往今幸得遇恩人又屬親誼將來回府倘蒙垂念孤寡攜帶母子得歸故鄉不致做了海外餓殍生生世世永感不忘唐敖道表嫂既有回鄉之意他日小弟如回家鄉自然奉請同往但我們各處賣貨歸期遲早未定貴體有恙斷不可時常牽挂表姪現年幾歲何不請出一見良氏卽將公子廉亮喚出與唐敖三人行禮唐敖道表姪生得眉目清秀器宇軒昂日後定成大器今年貴庚多少所讀何書廉亮答道小姪今年十三歲因家寒無力延師跟隨姐姐念書九經業已讀完現讀老莊子書之類良氏道賤妾這所住宅雖已倒敗尚有空房三間去歲有一秀才來此開館小兒跟隨肄業以房資作爲脩金彼此都便無如此人今歲另就他館以致小兒又復蹉跎唐敖道表兄去世既未

留下產業表嫂何以度日表姪如在外面讀書每歲脩金約須若干良氏道小兒外面附館每年不過一二十金至於家中用度虧得連年米糧甚賤母女每日作些針黹貨賣衣食尚可敷衍唐敖聽罷從懷中取出兩封銀子遞給廉亮向夫人道此銀留爲表姪讀書並貼補薪水之用表姪乃極美之材讀書一事萬萬不可耽擱如果努力用功將來到了故鄉自必科名聯捷家道復興表嫂有此佳兒日後福分不小良氏拜謝垂淚道恩人大德今生諒難圖報賤妾之恙雖得女兒取參略延殘喘奈病入膏肓不啻風中

之燭將來無論或存或亡恩人如回故土所有兒女一切終身大事尚望留意代爲主張唐敖道旣蒙表嫂見委又屬至親小弟自當在意只管放心當時辭別回船唐敖談起廉錦楓如此至孝頗有要將此女聘爲兒媳之意走了幾日到了大人國林之洋因此處與君子國地界毗連風俗言談以及土產都與君子國相仿君子國連年商販旣多此地相去甚近看來也難得價所以不去賣貨因唐敖要去遊玩卽約多九公一齊登岸唐敖道當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雲而不能走每每想起恨不能立刻見見今果至

其地真是天從人願多九公道到雖到了離此二十餘里才有人烟我們必須趲行恐回來過晚路上不便且前面有一危嶺岔路甚多他們國中就以嶺爲城嶺外俱是稻田嶺內才有居民走了多時離嶺不遠田野中已有人烟其人較別處略長二三尺不等行動時下面有雲托足隨其轉動離地約有半尺一經立住雲卽不動三人上了山坡曲曲折折繞過兩個峰頭前而俱是岔路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不能穿過嶺去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駱女登山射虎廉女人海擊珠均是殊色履危而能保其身者固恃其絕技莫不因孝所感也蔬菴

鏡花緣卷三

第十四回

談壽殀道經聶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

話說三人走了多時不能穿過嶺去，多九公道：「看這光景大約走錯了，恰好那邊有個茅菴，何不找個僧人問問路徑？」登時齊至庵前，正要敲門，前面來了一個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壺，一個猪首，走至庵前，推開庵門，意欲進去。唐敖拱手道：「請教老丈，此庵何名？裏面可有僧人？」老叟聽罷，道：「聲得罪，連忙進內，把猪

如此或可
稱僧慈嘆
焉前髮者
了是和尚
謝卷

首酒壺放下，卽走出拱手道：「此庵供着觀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覺詫異道：「這老兄既是和尚，爲甚並不削髮？你旣打酒買肉，自然養着尼姑了。」老叟道：「裏面雖有一個尼姑，却是小僧之妻。此庵並無別人，只得小僧夫婦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稱，國中向無此說。因開天朝自漢以後，住廟之人俱要削髮，男謂之僧，女謂之尼。所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凡入廟看守香火的，雖不喫齋，削髮稱謂，却是一樣。卽如小子稱爲僧，小子之妻卽稱爲尼。不知三位從何到此？」多九公告知來意，老叟躬身道：「原來三

位却是天朝六賢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請進獻茶。唐敖道：「我們還要趕過嶺去，不敢在此耽擱。」林之洋道：「你們和尚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麼？難道也同俺們一樣麼？」老叟笑道：「小僧夫婦不過在此看守香火，旣不違條犯法，又不作盜爲娼，一切行爲莫不與人一様。何以生出兒女，稱謂就不同呢？」大賢若問僧人所生兒女，喚作甚麼？只問貴處那些看守文廟的人所生兒女，喚作甚麼？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麼。唐敖道：「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護足，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雲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強其色，以五彩

金花編 卷三
爲貴黃色次之其餘無所區別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離船往返甚遠我們卽懇大師指路趁早走罷老叟於是指引路徑三人曲曲彎彎穿過嶺去到市中人烟輳集一切光景與君子國相仿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只見有個乞丐脚登彩雲走過唐敖道請教九公雲之顏色旣以五彩爲貴黑色爲卑爲何這個乞丐却登彩雲林之洋道嶺上那個禿驢又喫葷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個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雲難道這個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處麼多九公道當日老夫到此也曾打聽

原來雲之顏色雖有高下至於或登彩雲或登黑雲其色全由心生總在行爲善惡不在富貴貧賤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倘或滿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雲雲由足生色隨心變絲毫不能勉強所以富貴之人往往竟登黑雲貧賤之人反登彩雲話雖如此究竟此間民風淳厚脚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爲恥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後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隣邦都以大人國呼之遠方人不得其詳以爲大人國卽是長大之義那知是這緣故唐敖道小弟正

此解甚通
疏益

在疑惑每每聞得人說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爲何却只如此原來却是訛傳多九公道那身長數丈的是長人國並非大人國將來唐兄至彼才知大人長人迥然不同了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讓出一條大路原來有位官員走過頭戴烏紗身穿員領上罩紅傘前呼後擁却也威嚴就只脚下圍着紅綾雲之顏色看不明白唐敖道此地官員大約因有雲霧護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車馬但脚下用綾遮蓋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脚下忽生一股惡雲其色似黑非黑類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氣色凡生此雲的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人雖被他瞞了這雲却不留情在他脚下生出這股晦氣教他人前現醜他雖用綾遮蓋以掩衆人耳目那知却是掩耳盜鈴好在他們這雲色隨心變只要痛改前非一心向善雲的顏色也就隨心變換若惡雲久生足下不但國王訪其劣跡重治其罪就是國人因他過而不改甘於下流也就不敢同他親近林之洋道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唐敖道爲何不公林之洋道老天只將這雲生在大人國別處都不生難道不是不公若天下人都有這塊招牌教那些瞞心昧已不明道德的兩

辨子不能
掩其惡較
足下尤為
易辨惜人
未之察耳
蔬菴

隻脚下都生一股黑雲。個個人前現醜人。人看着驚心。豈不痛快。多九公道：世間那些不明道德的脚下，雖未現出黑雲，他頭上却是黑氣衝天。比脚下黑雲還更利害。林之洋道：他頭上黑氣為甚，俺看不見。多九公道：你雖看不見，老天却看的明白。分的清楚。善的給他善路走，惡的給他惡路走。自有一定道理。林之洋道：若果這樣，俺也不怪他老人家不公了。大家又到各處走走，惟恐天晚，隨即回船。走了幾時，到了勞民國收口上岸，只見人來人往，面如黑墨，身子都是搖擺而行。三人看了，以為行路匆忙，身子自然亂動。再看那些並不行路的，無論坐立身子，也是搖搖擺擺。無片刻之停。唐敖道：這個勞字果然用的切當。無怪古人說他躁擾不定，看這形狀，真是舉動浮躁。坐立不安。林之洋道：俺看他們倒像都患羊角風。身子這樣亂動，不知晚上怎樣睡覺。幸虧俺生中原，倘生這國也教俺這樣，不過兩天身子就搖散了。唐敖道：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舉止不寧，如此操勞，不知壽相如何。多九公道：老夫向聞海外傳說，勞民同智。佳國有兩句口號，叫作勞民永壽。智佳短年。原來此處雖然忙碌，不過勞動筋骨，並不操心。兼之本地不產

五穀都以槩木爲食煎炒烹調之物從不入口因此莫不長壽。但老夫向有頭目眩暈之症。今見這些擺樣子。只覺頭暈眼花。只好失陪先走一步。你們二位各處走走。隨後來罷。唐敖道：此處街市既小。又無可觀。九公既怕頭暈。莫若一同回去。登時齊歸舊路。只見那些國人提著許多雙頭鳥。見賣賣那鳥立在籠中。百般鳴噪。極其好聽。林之洋道：若把這鳥買去。到了歧舌國。有人見了。倘或要買。包管賺他幾罈酒。契於是買了兩個。又買許多雀食。回到船上。走了數日。到了聶耳國。其人形體面貌與人無異。惟耳垂至

腰行路時。兩手捧耳而行。唐敖道：小弟聞得相書言。兩耳垂肩。必主大壽。他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壽了。多九公道：老夫當日見他這個長耳。也曾打聽誰知此國自古以來。從無壽享古稀之人。唐敖道：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大約兩耳過長。反覺沒用。當日漢武帝問東方朔道：朕聞相書言。人中長至一寸。必主百歲之壽。今朕人中約長寸餘。似可壽享百年之外。將來可能如此。東方朔道：當日彭祖壽享八百。若這樣說來。他。的人。中。自然。比。臉。還長了。恐無此事。林之洋道：若以人中比壽。只怕彭

祖到了末年。臉上只長人中。把鼻子眼睛擠的。都沒地方了。多九公道。其實聶耳國之耳。還不甚長。當日老夫會在海外。見一附庸小國。其人兩耳下垂。至足就像兩片蛤蜊殼。恰恰將人夾在其中。到了睡時。可以一耳作褲。一耳作被。還有兩耳極大的。生下兒女。都可睡在其內。若說大耳主壽。這個竟可長生不老。了大家說笑。那日到了無腸國。唐敖意欲上去。多九公道。此地並無可觀。兼之今日風順。船行甚快。莫若趕到元股深目等國。再去望望。罷唐敖道。如此遵命。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食物皆直通過。此事可確多。

九公道。老夫當日也因此說費了許多工夫。方知其詳。原來他們未曾喫物。先找大解之處。若喫過。再去大解。就如飲酒太過。一般登時下面就要還席。問其所以才知喫下物去。腹中並不停留。一面喫了。隨即一直通過。所以他們但凡喫物。不肯大大方方。總是賊頭賊腦。躲躲藏藏。背人而食。唐敖道。既不停留。自然不能充飢。喫他何用。多九公道。此話老夫也曾問過。誰知他們所喫之物。雖不停留。只要腹中略略一過。就如我們喫飯一般。也就飽了。你看他腹中。雖是空疎。在他自己光景。却是充足的。這是苦於不自知。

却也無足為怪。就只可笑。那不會喫物的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此等人未免臉厚了。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也無大富之家。雖有幾個富家。都從飲食打算來的。那宗打算人所不能行的。因此富家也不甚多。唐敖道。若說飲食打算。無非儉省二字。為何人不能行。多九公道。如果儉省歸於正道。該用則用。該省則省。那倒好了。此地人食量最大。又易飢餓。每日飲食費用過重。那想發財人家。你道他們如何打算。說來倒也好笑。他因所喫之物。到了腹中。隨即通過。名雖是糞。但入腹內。並不

拾人唾餘
牙慧著其
類是歌
疏蠢

停留。尚未腐臭。所以仍將此糞。好好收存。以備僕婢下頓之用。日日如此。再將各事。極力刻薄。如何不富。林之洋道。他可自喫多九公道。這樣好東西。又不花錢。他安肯不喫。唐敖道。如此膾膾。他能忍耐受享也。不必管他。第以穢物。仍令僕婢喫。未免太過。多九公道。他以腐臭之物。如教僕婢。盡量飽餐。倒也罷了。不但忍飢不能喫飽。而且三次四次之糞。還令喫。而再喫。必至鬧到出而哇之。飯糞莫辨。這才另起鑪竈。林之洋道。他家主人把下面大解的。還要收存。若見上面哇出的。更要愛惜。留為自用了。正自閒談。忽覺一

股酒肉之香唐敖道這股香味令人聞之好不垂涎茫茫大海從何而來多九公道此地乃犬封境內所以有這酒肉之香犬封案古書又名狗頭民生就人身狗頭過了此處就是元股乃產魚之地了唐敖道犬封二字小弟素日雖知爲何却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這是何故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鏡花緣卷三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師生談故舊

巧遇合賓主結新親

話說唐敖道爲何此地却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莫非這些狗頭民都善烹調麼多九公道你看他雖是狗頭狗腦誰知他於喫喝二字却甚講究每日傷妻無數生靈想着方兒變着樣兒只在飲食用功徐獎喝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酒囊飯袋唐敖道我們何不上去看看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

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那。還。了。得。唐。敖。道。小。弟。聞。犬。封。之。旁。有。個。鬼。國。其。人。可。有。形。像。多。九。公。道。易。有。伐。鬼。方。之。說。若。無。形。像。豈。能。空。伐。林。之。洋。道。他。既。有。形。爲。甚。把。他。叫。鬼。多。九。公。道。只。因。他。終。夜。不。眠。以。夜。作。晝。陰。陽。顛。倒。行。爲。似。鬼。故。有。鬼。國。之。稱。這。日。路。過。元。股。國。那。些。國。人。頭。戴。斗。笠。身。披。坎。肩。下。穿。一。條。魚。皮。褲。並。無。鞋。襪。上。身。皮。色。與。常。人。一。樣。惟。腿。脚。以。下。黑。如。鍋。底。都。在。海。邊。取。魚。唐。敖。道。原。來。元。股。却。這。樣。荒。涼。正。與。多。九。公。商。量。可。以。不。去。因。衆。水。手。都。要。買。魚。將。船。泊。岸。林。之。洋。

道。這。里。魚。鯪。又。多。又。賤。他。們。買。魚。俺。們。爲。甚。不。去。望。唐。敖。道。如。此。甚。好。三。人。於。是。上。去。沿。着。海。邊。看。國。人。取。魚。只。見。有。一。漁。人。網。起。一。個。怪。魚。一。個。魚。頭。十。個。魚。身。衆。人。都。不。認。識。唐。敖。道。請。教。九。公。這。魚。莫。非。就。是。泚。水。所。產。莖。魚。麼。聞。說。此。魚。味。如。麝。蕪。宛。如。蘭。花。之。香。不。知。可。確。多。九。公。還。未。答。言。林。之。洋。聽。了。卽。到。此。魚。跟。前。彎。下。腰。去。聞。了。一。聞。不。覺。眉。頭。一。皺。口。中。嘔。了。一。聲。吐。出。許。多。清。水。道。妹。夫。這。個。頑。的。利。害。俺。只。當。果。真。香。如。蘭。花。上。前。狠。狠。一。聞。誰。知。比。朱。荳。趕。的。濁。氣。還。臭。多。九。公。笑。道。林。兄。怎。麼。忽。然。哇。出。來。

了你且慢哇且云踢他一脚不知其鳴可像犬吠言
還未畢那魚忽然鳴了幾聲果如犬吠一般唐敖猛
然想起道九公此魚想是何羅魚了林之洋道這魚
既不是茈魚妹夫爲甚不早說却教俺聞他臭氣多
九公道何羅魚同茈魚形狀都是一首十身其所分
的一是香如麝蕪一是音知犬吠這怪他鳴的遲了
並非唐兄有意騙你只見那邊又網起幾個大魚才
撈岸上轉眼間一齊騰空而去唐敖道小弟向聞飛
魚善能療痔可是此類多九公連連點頭林之洋道
這魚若不飛去俺們帶幾條替人醫痔瘡也是好的
多九公道當日黃帝時仙人甯封喫了飛魚死了二
百年復又重生豈但醫痔還能成仙哩林之洋道喫
了這魚成了神仙雖是快活就只當中死的二百年
糊里糊塗令人難熬忽見海面遠遠冒出一個魚背
金光閃閃上面許多鱗甲其背豎在那里就如一座
山峯唐敖道海中竟有如此大魚無怪古人言大魚
行海一日逢魚頭七口才逢魚尾只見有個白髮漁
翁走來拱手道唐兄請了可認得老夫麼唐敖看時
其人頭戴竹篾斗笠身披魚皮坎肩兩腿黑如鍋底
赤着一雙黑腳並無鞋襪也是本處打扮再把面貌

前遇美女
後遇名臣
章法時時
更換
疏卷

仔細一看，只嚇的驚疑不止。原來却是原任御史業師尹元，看了這宗光景，忍不住一陣心酸，連忙深深打躬道：「老師何日到此，為何如此打扮？莫非門生做夢麼？」尹元歎道：「此話提起甚長，今日難得海外幸遇，此間說話不便，寒舍離此不遠，賢契如不棄嫌，就請過去略略一敘。」唐敖道：「門生多年未見老師，無日不思，今日得瞻慈顏，不勝欣慰，自應登堂叩謁。」當時尹元同多林二人見禮，問了名姓，一齊來至尹元住處，只見兩扇柴門裏面，兩間草屋十分矮小，屋上茅草俱已朽壞，景象甚覺清寒。四人進了草屋，重複行禮。

因無桌椅，就在下面席地而坐。尹元道：「老夫自從嗣聖元年，因主上被廢，武后臨朝，心中鬱悶，曾三上封章，勸其謹守婦道，迎主還朝。武后俱留中不發，嗣因讒奸當道，朝政日非，老夫勤王無計，恥食周祿，隨卽挂冠而歸，在家數載，足不出戶。此賢契所深知的，不意前歲忽有新進讒臣，在武后面前提起當年英公敬業之事，言起事之由，俱係老夫代為主謀。老夫聞知，惟恐被害，逃至外洋，無奈囊橐蕭瑟，衣食甚難，飄流到此，因見漁人謀食尚易，原想打魚為生，無如上人向來不准外人來分其業，幸虧小女結得好網，賣

給漁人可以稍獲其利，後來隣舍憐我異鄉寒苦，命老夫暗將腿足用漆塗黑，假冒土人，隣舍認爲親誼。衆人這才聽我取魚，因此尚可餬口。近來朝中光景如何，主上有無復位佳音，賢契今來外洋有何貴幹，唐敖歎道：「原來老師被人讒害，以致流落異鄉，若非今日相遇，門生何由得知？近年以來，唐家宗室被武后屠戮殆盡，主上雖無復位佳音，幸而遠在房州，尚未波及門生。今春微倖登第，因當年同徐駱諸人結盟一事，被人參奏，妄交匪類，依舊降爲諸生。門生有志未遂，殊慙碌碌紅塵，兼得異夢擬結來世良緣，是以浪遊海外，不意老師境界竟至如此，令人回想當年光景，能無傷感？近日師母可安，世弟世妹多年未見，諒已長成，求老師領去一見。尹元歎道：「拙妻久已去世，兒名尹玉，現年十二，女名紅黃，現年十三，賢契既要相見，好在多林二兄都是令親，並非外人，因大聲叫道：「紅黃女兒同尹玉都過來，見見世兄。只聽外面答應，姐弟二人登時進來，大家連忙立起。尹元引着二人都見了禮，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質彬彬，極其清秀，尹紅黃眼含秋水，唇似塗朱，體度端莊，十分艷麗，身上衣服雖然襤褸，舉止甚是大雅。二人見禮

以浪遊海外，不意老師境界竟至如此，令人回想當年光景，能無傷感？近日師母可安，世弟世妹多年未見，諒已長成，求老師領去一見。尹元歎道：「拙妻久已去世，兒名尹玉，現年十二，女名紅黃，現年十三，賢契既要相見，好在多林二兄都是令親，並非外人，因大聲叫道：「紅黃女兒同尹玉都過來，見見世兄。只聽外面答應，姐弟二人登時進來，大家連忙立起。尹元引着二人都見了禮，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質彬彬，極其清秀，尹紅黃眼含秋水，唇似塗朱，體度端莊，十分艷麗，身上衣服雖然襤褸，舉止甚是大雅。二人見禮

退是大家仍舊歸坐唐敖道門生當年見世妹世弟時俱在年幼如今都生得端莊福相將來老師後福不小尹元道老夫年已花甲如今已做海外漁人還講甚麼後福喜得他們還肯用心讀書因此稍覺自慰唐敖道連年讒臣叅奏當日與徐駱同謀之人武后每每察訪因事隔多年並無實在劣跡亦多置之不問老師之事大約久已消滅據門生愚見老師年高此間舉目無親在此久居終非良策莫若急歸故鄉不獨世弟趁此青年可以應試就是兩位婚姻之事故鄉親友也易於湊合尹元道老夫因年紀日漸

衰邁未嘗不慮及此奈現在衣食尚費張羅何能計及數萬里路費況被害一事據賢契之言雖可消滅究竟吉凶未卜豈可冒昧鑽入羅網唐敖道老師慎重固是第久住在此日與這些漁人爲伍所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兼之世妹世弟俱在年輕以老師之家教固不在乎擇隣但海外之大何處不可栖身卽如君子大人等國都是民風淳厚禮義傳家何必定居於此尹元歎道老夫豈願處此惡劣之地左思右想舍此無可爲生莫可如何今幸遇賢契快慰非常倘蒙垂念衰殘替我籌一善地脫此火坑得免飢寒

鏡花緣 卷三
老夫又豈甘爲漁人無如賢契亦在客中此時說來恐亦無用惟望在意他日歸來路過此地尚望上來一看倘老夫別有不測賢契俯念師生之情提携孤兒弱女同歸故鄉不致飄流海外就是賢契莫大之德了唐敖聽罷思忖多時忽然想起廉家西席一事因說道此時雖然有一安身之處但係西賓老師可肯俯就尹元道離此多遠是何地名唐敖把救廉錦楓之事告知因又說道現在其母極要兒女讀書因無力延師是以蹉跎其家現有空房三間去歲本有西賓在彼設帳以房租作爲脩金今歲西賓另就他席廉家尚未延師莫若門生寫一信去老師就在他家處館再招幾個蒙童又有世妹作些針黹大約足可餬口惟恐別有缺乏門生再備百金老師帶去以備不虞日後門生如果回來自然要到水仙村彼時再議同回故鄉也是一舉兩便尹元聽了不覺大悅道倘得如此老夫以漁人忽升西賓之尊不獨免了風霜勞苦兼且兒女亦可專心讀書將來回鄉亦便又得賢契慨贈得免飢寒如此成全求之師生中實爲罕有第恨老夫業已衰邁只好來世再爲圖報了唐敖道老師言重門生如何禁當得起剛才門生偶

然想起廉錦楓入海行孝一事自古少有兼之品貌端正舉筆成文可謂才德貌三全門生本欲聘爲兒婦適因他們姐弟同世妹世弟比較不獨年貌相當而且門第相對真是絕好兩對良姻門生意欲作伐成此好事就是老師在彼彼此都有照應門生也好放心老師意下如何尹元道如此孝女佳兒得能一爲兒婦一爲東牀仍有何言奈老夫現在境界如此彼處焉肯俯就只怕有負賢契這番美意唐敖道老師如携門生信去此事斷無不諧就只事成後世妹世弟做了晚親門生未免叨長這却於理不順尹元道這有何妨但只何以賢契信去此事就能必成唐敖就把良氏囑託兒女婚姻之事告訴一遍尹元不覺喜道當日既有此話賢契如有信去此事必有八九第如此孝女賢契不替令郎納采今反舍已從人教老夫心中如何能安唐敖道門生犬子定婚尚可從緩且此女之外還有一個孝女亦可與犬子聯姻將來尚望老師留意於是就把東口山遇見駱紅蕖打虎認爲義女之事說了一遍尹元道東口山旣在君子國境內將來到了廉家略爲消停老夫必當至彼以成這段良姻況駱年伯當日與我同朝最爲相

契此事一說必成賢契只管放心唐敖道倘蒙老師作伐門生感激不淺此時請事既已酌定門生就此回船把書信寫來以便老師作速起身恐廉家一時請了西賓未免又有許多不便尹元連連點頭唐敖卽同多林二人告辭回船把信寫好帶了兩封銀子又取幾件衣服上來送交尹元師生灑淚而別尹元置了鞋襪洗去腿上黑漆換了衣服帶著兒女由水路到了水仙村投了書信良氏見了尹家姐弟十分心歡尹元見了廉亮也是喜愛於是互相納聘結爲良姻一同居住俟回故鄉再議合卺過了幾日尹元

到了東口山見了駱龍把駱紅蕖姻事替唐小峯說定回到水仙村就在廉家課讀兒子女婿並又招了幾個蒙童兼有女兒紅蕖作些針黹一家三口頗可度日尹元因念駱賓王兩代同僚之誼見駱龍年老多病時常前去探望未幾駱龍去世駱紅蕖自唐敖去後又殺二虎大鱗已報卽將唐敖留存銀兩置了棺槨把駱龍葬在廟旁良氏聞駱紅蕖是唐敖兒媳旣係至親兼感唐敖周濟之德卽懇尹元把駱紅蕖並乳母蒼頭接來一同居住隔了兩年因唐敖杳無音信恐其另由別路回家大家只得商酌同回家鄉

投奔唐敖去了。唐敖那日別了尹元來，到海邊離船不遠，忽聽許多嬰兒啼哭，順著聲音望去，原來有個漁人網起許多怪魚，恰好多林二人也在那里觀看。唐敖進前，只見那魚鳴如兒啼，腹下四隻長足，上身宛似婦人，下身仍是魚形。多九公道：「此是海外人魚。」唐兄來到海外，大約初次才見，何不買兩個帶回船上船去？莫若把他買了放生，倒是好事。因向漁人儘數買了，放入海內。這些人魚擱在水中，登時又都浮起，朝著岸上將頭點了幾點，倒像叩謝一般。於是攸

然而逝。三人上船付了魚錢，眾水手也都買魚登舟，行了兩日，過了毛民國林之洋道，好端端的人，爲甚生這一身長毛？多九公道：「向日老夫也因此事上去打聽，原來他們當日也同常人一樣，後來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後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給他一身長毛。那知久而久之，別處凡有鄙吝一毛不拔的，也託生此地，因此日見其多。又走幾時，這日到了一個方邦，多九公把羅盤望一望，道：「原來前面却是毘騫國。」唐敖聽了，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穿成一串牟尼珠蔬菴

鏡花緣卷四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



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喜道小弟向聞海外
 有個昆鷲國其人皆壽享長年並聞其國有前盤古
 所存舊案我們何不上去瞻仰瞻仰多林二人點頭
 稱善於是收口登岸步入城中只見其人生得面長
 三尺頸長三尺身長三尺頗覺異樣林之洋道他這
 頸項生得恁長若到中原要致俺們家鄉我終作頑

子還沒三尺長的好領樣兒。哩登時訪到前盤古成案處見了掌管官吏說明來意。那官吏聞是天朝上邦來的。怎敢怠慢。當即請進獻茶。取鑰匙開了鐵櫥。唐敖伸手取了一本面上籤子寫着第一弓。林之洋道。原來盤古舊案都是論弓的。那官吏聽了不覺笑了一笑。唐敖忙遮飾道。原來鼻兒今日未戴眼鏡。未將此字看明。這是卷字。並非弓字。用手展開只見上百個圈點點盡是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多九公也醜了幾本。皆是如此。三人只得道了擾擾。怙與而回。林之洋道。他書上盡是圈子。大約前盤古所做的事。總不能跳出這個圈子。所以篇篇都是這樣。這呀作性。有圈中人才知圈中意。俺們怎能猜這啞謎。登時上船。又走兩日。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忽聽船頭放了一槍。只當遇見賊盜。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攜了林之洋出艙。原來那些入魚自從放入海內。無論船隻或走或住。他總緊緊相隨。眾水手看見因用鳥槍打傷一個。唐敖道。前因此魚身形類人。鳴聲甚慘。所以買來放生。今反傷他。前日那件好事。豈非白做麼。林之洋道。他跟船後碰你甚事。這樣恨他。唐敖道。或者此魚稍通靈性。因念救命之恩。心中感激。戀戀

不捨也未可知。你們何苦傷他性命。衆水手正要放第二槍。因聞唐敖之言。甚覺近理。這才住手。二人來至船後。與多九公閑談。唐敖道：「前在東口。房兄會言過了君子大人二國。就是黑齒。爲何此時還不見到。多九公道：「林兄只記得黑齒離君子國甚近。誰知那是旱路。並非水路。前面過了無啓。再過深目。才是黑齒交界哩。唐敖道：「這個無啓。大約就是無繼國。小弟聞彼國之人。從不生育。並無子嗣。可有其事。多九公道：「老夫也聞此話。又因他們並無男女之分。甚覺不解。當日到彼。也會上去看過。果然無男無女。光景都差不多。唐敖道：「既無男女。何能生育。既無生育。這些國人一經死後。豈不人漸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舊不絕。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國雖不生育。那知死後其屍不朽。過了一百二十年。仍舊活轉。占人所謂百年還化爲人。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彼國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從不見少。他們雖知死後還能重生。素於名利心腸。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縱讓爭名奪利。富貴極頂。及至無常一到。如同一夢全化烏有。雖說死後還能復生。但經百餘年之久。時遷世變。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經活轉。另是

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場中努力一番及至畧畧有點意思不知不覺却又年已古稀冥官又來相邀細細想去仍是一場春夢因此他們蘭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覺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夢他把生死看的透徹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於強求妄爲更是未有之事林之洋道若是這樣俺們竟是癡人他們死後還能活轉倒把名利看破俺們死後並無一毫指望爲甚倒去極力巴結若教無聲國看見豈不被他耻笑麼唐敖道舅兄旣怕耻笑何不將那名利之心畧爲冷淡呢林之洋道俺也曉得爲人在世

就如做夢那名利二字原是真的平時聽人談論也就冷淡無奈到了爭名奪利關頭心裏不由就覺發迷倒像自己永世不死一味朝前奔命將來到了昏迷時怎能有人當頭一棒指破迷團或者那位提俺一聲也就把俺驚醒多九公道尊駕如到昏迷時老夫雖可提你一聲恐老兄聽了不但並不醒悟反要責備老夫是個癡人哩唐敖道九公此話却也不錯世上名利場中原是一座迷魂陣此人正在陣中吐氣揚眉洋洋得意那個還能把他拗得過看來不到睡覺他也不休一經把眼閉了這才曉得從前各事

都是枉用心機。不過做了一場春夢。人若識透此義。那爭名奪利之心。固然一時不能打斷。倘諸事畧為看破。退後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許多煩惱。少了無限風波。如此行去。不獨算得處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盡的秘訣。就讓無窮國看見。也可對得住了。小弟向聞無窮國。歷來以土為食。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彼處不產五穀。雖有果木。亦都不食。惟喜以土代糧。大約性之所近。向來喫慣。也不為怪。林之洋道。幸虧無窮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當飯。他若曉得。只怕連地皮都要刮盡哩。無窮過去。到了深目國。其人面

上無目。高高舉着一手。手上生出一隻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憑左右前後。極其靈便。林之洋道。幸虧眼生手上。若嘴生手上。喫東西時。隨你會搶也。搶他不過。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若將銀鏡戴在手上。倒也好看。請問九公。他們把眼生在手上。是甚緣故。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大約他因近來人心不測。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難捉摸。所以把眼生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於防範。就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非小心謹慎之意。唐放道。古人書上。雖有眼生手掌之說。却未言其

勝
生引人人
覺譚笑風
筆點染總
曉各國隨

所以然之故。今聽九公這番妙論，真可補得古書之不足了。這日到了黑齒國，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映着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更覺其黑無比。唐敖因他黑的過甚，面貌想必醜陋，奈相離過遠，看不明白。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林之洋見他們要去遊玩，自己攜了許多脂粉，先貨賣去了。唐多二人隨後也就登岸。唐敖道：「他們形狀如此，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多九公道：「此地水路離君子國雖遠，旱路却是緊隣，大約其國風俗還不過於草野。老夫屢過此地，因他生的面貌可憎，想來語言也就無味。因此從未上來。今蒙唐兄攜帶，却是初次瞻仰。大約我們不過借此上來舒舒筋骨，要想有甚可觀，可談之處，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人，其餘就可想見。」唐敖連連點頭，不知不覺進了城。作買作賣，倒也熱鬧，語言也還易懂。市中有婦女行走，男女却不混雜。因市中有條大街，行路時，男人俱由右邊行走，婦人都向左邊行走。雖係一條街，其中大有分別。唐敖起初不知，誤向左邊走去，只聽右邊有人招呼道：「二位貴客，請向這邊走來。」二人連忙走過，細細打聽，才知那邊是婦人所行之路。唐敖笑道：「我倒看不

出他們生的雖黑於男女禮節倒分的明白九公你看他們來來往往男女並不交言都是目不邪視俛首而行不意此地竟能如此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也不爲不遠了多九公道前在君子國那吳氏弟兄曾言他們國中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以木本水源而論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談論間迎面到了十字路口旁有一條小巷二人信步進了小巷走了幾步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寫着女學塾三個大字唐敖因立住道九公你看此地既有女學塾自然男子也會讀書了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者把唐多二人看了一看見衣服面貌不同知是異鄉來的因拱手道二位貴客想由鄰邦至此若不嫌草野何不請進獻茶唐敖正要問問風俗聽了此話忙拱手道初次識荆就來打攪未免造次於是拉了多九公一同進去三人重復行禮裏面有兩個女學生都有十四五歲一個穿着紅衫一個穿着紫衫面貌雖黑但彎彎兩道朱眉盈盈一雙秀目再襯着萬縷青絲櫻桃小口底下露着三寸金蓮倒也不俗都上來拜了一拜仍就歸

位唐多二人還禮老者讓坐女學生獻茶彼此請問
姓氏誰知這個老者兩耳甚聾大家費了無限氣力
才把名姓來歷畧畧說明原來此人姓盧乃本地有
名老秀才為人忠厚教讀有方他聞唐多二人都是
身在賢門兼係天朝人不覺躬身道小子素聞天朝
為萬國之首乃聖人之邦人品學問真不出類超羣
鄙人雖久懷欽仰無如昭教無由今得幸遇足慰生
平景慕第草野無知兼且重聽適以草舍冒昧屈駕
未免簡褻尚求海涵唐敖連道豈敢因大聲問道小
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老丈想已高發多年如今

退歸林下了老者道做處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詩賦
取士小子幼而失學兼之質性魯鈍雖屢次觀光奈
學問淺薄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領青衫數年來無
志功名學業已廢年老衰殘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無
以糊口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以舌耕為業至做鄉
考試歷來雖無女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即
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
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
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
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讀書以備赴試因指紫

此處已為
四十二回
開女試作
對成

衣女子道這是小女那穿紅衫的姓黎是做門生現
 在國母已定明春觀風前者小女同做門生赴學臣
 考試幸而都取三等之末明歲得與觀風盛典尚有
 幾希之望所以此時都在此趕緊用功不瞞二位大
 賢說這叫作臨時抱佛脚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何
 況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因向兩女子道今日難
 得二位大賢到此你們平日所讀書內如有甚麼不
 明之處何不請教廣廣識見豈不是好多九公道不
 知二位才女可有見教老夫於學問一道雖未十分
 精通至於眼前文義粗枝大葉也還畧知一二

女子聽了因欠身道婢子向聞天朝為人文淵較人
 才之廣自古皆然大賢世居大邦見多識廣而且榮
 列膠庠自然才貫二酉學富五車了婢子僻處海隅
 賦性既鈍兼少見聞於先聖先賢經書之旨每每未
 能窺尋其端蘊疑既久問字無由今欲上質高賢又
 恐語涉淺陋未免以莛叩鐘自覺唐突何敢冒昧請
 教多九公村道據這女子言談倒也不俗看來書是
 讀過幾年的可惜是個幼年女流不知可有有一二可
 談之處如稍通文墨今同外國黑女談談倒也是段
 佳話必須用話引他一引只要畧畧懂得文墨就可

不必為伊
 慮我轉為
 爾慮
 蔬菴

賴有此耳
蔬菴

遂令孺子
成名
蔬菴

慢慢談了因說道才女請坐休得過謙老夫雖忝列膠庠素日餬口四方未能博覽惟幼年所讀經書尚能畧知一二其餘荒疎日久已同隔世才女有何下問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唐敖道我們都是拋了書本荒疎多年誠恐下問見識不到尙望指教多九公聽見指教二字鼻中不覺哼了一聲口雖不言心中忖道他們不過海外幼女腹中學問可想而知唐兄何必如此過謙未免把他看的過高了只見紫衣女子又立起道婢子聞得讀書莫難於識字識字莫難於辯音若音不辯則義不明卽如經書所載敦字其音不一某書應讀某音敝處未得高明指教往往讀錯以致後學無所適從大賢旁搜博覽自知其詳了多九公道才女請坐案這敦字在灰韻應當讀堆毛詩所謂敦彼獨宿元韻音惇易經敦臨吉又元韻音豚漢書敦煌郡名寒韻音團毛詩敦彼行葦蕭韻音雕毛詩敦弓旣堅軫韻音準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韻音遯左傳謂之渾敦喙韻音對儀禮黍稷四敦願韻音頓爾雅太歲在子曰因敦號韻音導周禮所謂每敦一几除此十音之外不獨經傳未

有他音就是別的书上也就少了幸而才女請教老

此老尚足
表吾若是
小子並此
而無之
蔬菴

夫若問別人只怕連一半還記不得哩紫衣女子道
婢子向聞這個敦字倒像還有吞音倚音之類今大
賢言十音之外並無別音大約各處方音不同所以
有多寡之異了多九公聽見還有幾音因剛才話已
說滿不好細問只得說道這些文字小事每每一字
數音甚多老夫那里還去記他况記幾個冷字也算
不得學問這都是小孩子的工課若過於講究未免
反覺其醜可惜你們都是好好質地未經明人指教
把工夫都錯用了紫衣女子聽罷又說出一段話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鏡花緣卷四

第十七回

因字聲粗談切韻

聞雁唳細問來賓

話說紫衣女子道婢子聞得要讀書必先識字要識
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將其音辯明一概似是而非其
義何能分別可見字音一道乃讀書人不可忽畧的
大賢學問淵博故視為無關緊要我們後學却是不
可少的婢子以此細事上瀆高賢真是貽笑大方即
以聲音而論婢子素又聞得要知音必先明反切要

明反切必先辯字母，若不辯字母，無以知切，不知切無以知音，不知音無以識字，以此而論，切音一道，又是讀書人不可少的。但昔人有言：每每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莫不視爲絕學。若據此說，大約其義失傳已久，所以自古以來，韻書雖多，並無初學善本。婢子素於此道，潛研細討，畧知一二，第義甚精微，未能窮其秘奧。大賢天資穎悟，自能得其三昧，應如何習學，可以精通之處，尙求指教。多九公道：老夫幼年也曾留心於此，無如未得真傳，不能十分精通。才女才說學士大夫論及反切，尙且瞪目無語，何況

我們不過畧知皮毛，豈敢亂談。貽笑大方。紫衣女子聽了，望着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間，滿盈麼？紅衣女子點頭笑了一笑。唐敖聽了，甚覺不解。多九公道：適因才女談論切音，老夫偶然想起毛詩句子，總是叶着音韻。如爰居爰處，爲何次句却用爰喪其馬，末句又是于林之下，處與馬下二字，豈非聲音不同？另有假借麼？紫衣女子道：古人讀馬爲姥，讀下爲虎，與處字聲音本歸一律。如何不同？卽如吉日庚午，旣差我馬，豈非以馬爲姥，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豈非以下爲虎？韻書始於晉朝，秦

漢以前並無韻書諸如下字讀虎馬字讀姥古人口音原是如此並非另有假借卽如風字毛詩讀作分字服字讀作迫字其十餘處總是如此若說假借不應處處都是假借倒把本音置之不問斷無此理卽如漢書晉書所載童謠每多叶韻之句旣稱爲童謠自然都是街上小兒隨口唱的歌見若說小兒唱歌也會假借必無此事其音本出天然可想而知但每每讀去其音總與毛詩相同却與近時不同卽偶有一二與近時相同也只得晉書因晉去古已遠非漢可比故晉朝聲音與今相近音隨世轉卽此可見多

九公道據才女所講各音古今不同老夫心中終覺疑惑必須才女把古人找來老夫同他談談聽他到底是個什麼聲音才能放心若不如此這番高論只好將來遇見古人才女再同他談罷紫衣女子道大賢所說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這四句音雖辯明不知其義怎講多九公道毛傳鄭箋孔疏之意大約言軍士自言我等從軍或有死的病的有亡其馬的於何居呢於何處呢於何喪其馬呢若我家人日後求我到何處求呢當在山林之下是這個意思才女有何高見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

解據婢子愚見上文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
歸憂心有忡軍士因不得歸所以心中憂鬱至於爰
居爰處四句細釋經文倒係承着上文不歸之意復
又述他憂鬱不寧精神恍惚之狀意謂偶於居處之
地忽然喪失其馬以為其馬必定不見了於是各處
我求誰知仍在樹林之下這總是軍士憂鬱不寧精
神恍惚所以那馬明明近在咫尺却誤為喪失不見
就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如此解說似與經義
畧覺相近尙求指教多九公道凡言詩總要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方能體貼詩人之意卽以此詩而

論前人註解何等詳明何等親切今才女忽發此論
據老夫看來不獨妄作聰明竟是愚而好自用了紫
衣女子道大賢責備婢子也不敢辯適又想起論語
有一段書因前人註解甚覺疑惑意欲以管見請示
惟恐大賢又要責備所以不敢亂言只好以待將來
另質高明了唐敖道適才敝友失言休要介意才女
如有下問何不明示論語又是常見之書或者大家
可以參酌紫衣女子道婢子要請教的並無深微與
妙乃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棹這句書不知怎講多
九公笑道古今各家註解言顏淵死顏路因家貧不

能置椁要求孔子把車賣了，以便買椁，都是這樣說。才女有何見教，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解，大賢可另有高見。多九公道：據老夫之意，也不過如此。怎敢妄作聰明，亂發議論。紫衣女子道：可惜婢子雖另有管見，恨未考據的確，原想質之高明，以釋此疑。不意大賢也是如此，這就不必談了。唐敖道：才女雖未考據精詳，何不畧將大概說說呢？紫衣女子道：婢子向於此書前後大旨，細細參詳。顏路請車為椁，其中似有別的意思。若說因貧不能買椁，自應求夫子資助，為何指名定要求賣孔子之車？難道他就料定孔子

家中除車之外，就無他物可賣麼？即如今人求人資助，自有求助之話，豈有指名要他賣物資助之理？此世俗庸愚，所不肯言。何況聖門賢者，及至夫子答他之話，言當日鯉死，也是有棺無椁，我不肯徒行以為之椁。若照上文註解，又是賣車買椁之意，何以當日鯉死之時，孔子注意要賣的，在此一車，今日回死之際，顏路覬覦要賣的，又在此一車，况椁非希世之寶，即使昂貴，亦不過價倍於棺。顏路既能置棺，豈難置椁？且下章又有門人厚葬之說，何不即以厚葬之資買椁，必定硬派孔子賣車，這是何意？若案以為之椁，

此言極是
何不目反
而求之
蕤菴

這個為字而論，倒像以車之木要製為棹之意。其中並無買賣字義。若將為字為買，似有未協。但當年死者必要大夫之車為棹，不知是何取義。婢子歷考諸書，不得其說。既無其說是為無稽之談，只好存疑以待能者。第千古疑團不能質之高賢，一旦頓釋，亦是一件恨事。多九公道：若非賣車買棹，前人何必如此註解。才女所發議論過於勉強，而且毫無考據，全是謬執一偏之見。據老夫看來，才女自己批評那句無稽之談，却有自知之明。至於學問似乎還欠工夫，日後倘能虛心用功，或者還有幾分進益。若只管鬧這偏鋒，只怕越趨越下，豈能長進。況此等小聰明也未。有甚見長之處。實在學問全不在此。即如那個敦字，就再記幾音也不見得。就算通家少記幾音也不見得。不通若認幾個冷字，不論腹中好歹，就要假作高明。混充文人，只怕敞處鬚環小廝，比你們還高哩。正在談論，忽聽天邊雁聲嘹亮。唐敖道：此時才交初夏，鴻雁從何而來。可見各處時令自有不同。只見紅衣女子道：婢子因這雁聲，偶然想起禮記鴻雁來賓。鄭康成註解及呂覽淮南諸註，各有意見，請教大賢。應從某說為是。多九公見問，雖畧畧曉得，因記不清楚。

難以回答唐敖道。老夫記得鄭康成註禮記謂季秋鴻雁來賓者言其客止未去有似賓客故曰來賓而許慎註淮南子謂先至爲主後至爲賓迨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鴻雁來爲一句賓爵入大水爲蛤爲一句蓋以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其子翳翼羸弱不能隨從故於九月方來所謂賓爵者就是老雀常栖人堂宇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鄙意賓爵二字見之古今注雖亦可連但案月令仲秋已有鴻雁來之句若將賓字截入下句季秋又是鴻雁來未免重複如謂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季秋來的是其子孫此又誰得而知况夏小正於雀入於海爲蛤之句上無賓字以此更見高氏之誤據老夫愚見似以鄭註爲當才女以爲何如兩個女子一齊點頭道大賢高論極是可見讀書人見解自有不同敢不佩服多九公忖道這女子明知鄭註爲是他却故意要問看你怎樣回答據這光景他們那里是來請教明是考我們的若非唐兄幾乎出醜他既如此可惡我也搜尋幾條難他一難因說道老夫因才女講論語偶然想起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句以近來人情而論莫不樂富惡貧而聖人言貧而樂難道貧有甚麼好處麼紅衣女子剛

要回答紫衣女子卽接着道案論語自遭秦火到了漢時或孔壁所得或口授相傳遂有三本一名古論二名齊論三名魯論今世所傳就是魯論向有今本古本之別以皇侃古本論語義疏而論其貧而樂一句樂字下有一道字蓋未若貧而樂道與下句富而好禮相對卽如古者言之不出古本出字上有一安字又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古本得字上有一豈字似此之類不能枚舉史記世家亦多類此此皆秦火後闕遺之誤請看古本自知其詳多九公見他伶牙俐齒一時要挈話駁他竟無從下手因見案上擺着

一本書取來一看是本論語隨手翻了兩篇忽然翻到顏淵季路侍一章只見衣輕裘之旁寫着衣讀平聲看罷暗暗喜道如今被我捉住錯處了因向唐敖道唐兄老夫記得願車馬衣輕裘之衣倒像應讀去聲今此處讀作平聲不知何意紫衣女子道子華使於齊乘肥馬衣輕裘之衣自應讀作去聲蓋言子華所騎的是肥馬所穿的是輕裘至此處衣字案本文明明分着車馬衣裳四樣如何讀作去聲若將衣字講作穿的意思不但與願字文氣不連而且有裘無衣語氣文義都覺不足若讀去聲難道子路裘可與

友其衣就不可與友共麼這總因裘字上有一輕字所以如此若無輕字自然讀作廬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了或者裘字上既有輕字馬字上再有肥字後人讀時自必以車與肥馬爲二衣與輕裘爲二斷不讀作去聲况衣字所包甚廣輕裘二字可包藏其內故輕裘二字倒可不用衣字却不可少今不用衣字只用輕裘那個衣字何能包藏輕裘之內若讀去聲豈非缺了一樣麼多九公不覺皺眉道我看才女也過於混鬧了你說那個衣字所包甚廣無非紗的綿的總在其內但子路於這輕裘貴重之服尙且與朋友

共何況別的衣服言外自有衣字神情在內今才女必要吹毛求疵亂加批評莫怪老夫直言這宗行爲不但近於狂妄而且隨嘴亂說竟是不知人事了因又忖道這兩個女子既要赴試自必時常用功大約隨常經書也難他不住我問外國向無易經何不以此難他一難或者將他難倒也未可知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大娘子之軍未退黔驢之技已窮殆哉蔬菴

鏡花緣卷四

第十八回

闢清談幼女講義經
發至論書生尊孟子

話說多九公思忖多時，得了主意，因向兩女子道：「老夫聞周易一書，外邦見者甚少，貴處人文極盛，兼之二位才女博覽廣讀，於此書自能得其精奧。第自秦漢以來，註解各家較之說禮，尤為歧塗疊出，才女識見過人，此中善本當以某家為最想高明。自有卓見，定其優劣了。紫衣女子道：「自漢晉以來，至於隋季，講

易各家據婢子所知的除子夏周易傳二卷尚有九十三家若論優劣以上各家莫非先儒註疏婢子見聞既寡何敢以井蛙之見妄發議論尙求指示多九公忖道周易一書素日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至多不過五六十種適聽此女所說竟有九十餘種但他並無一字評論大約腹中並無此書不過畧畧記得幾種他就大言不慚以爲嚇人地步我且考他一考教他出出醜就是唐兄看着也覺歡喜因說道老夫向日所見解易各家約有百餘種不意此地竟有九十三種也算難得了至某人註疏若干卷某人章句若干

干卷才女也還記得麼紫衣女子笑道各書精微雖未十分精熟至註家名姓卷帙還畧畧記得多九公喫驚道才女何不道其一二其卷帙名姓可與中原一樣紫衣女子就把當時天下所傳的周易九十三種某人若干卷由漢至隋說了一遍道大賢才言周易有一百餘種不知就是才說這幾種還是另有百餘種請大賢畧述一二以廣聞見多九公見紫衣女子所說書名倒像素日讀熟一般日中涓涓不絕細細聽去內中竟有大半所言卷帙姓名絲毫不錯其餘或知其名未見其書或知其書不記其名還有連

所道辭知其
疏卷

姓名卷帙一概不知的登時驚的目瞪口呆惟恐他
們盤問就要出醜正在發慌適聽紫衣女子問他書
名連忙答道老夫向日見的無非都是才女所說之
類奈年邁善忘此時都已模模糊糊記不清了紫衣
女子道書中大旨或大賢記不明白婢子也不敢請
教苦人所難但卷帙姓名乃書坊中三尺之童所能
道的大賢何必吝教多九公道實是記不清楚並非
有意推辭紫衣女子道大賢若不說出幾個書名那
原諒的不過說是吝教那不原諒的就要疑心大賢
竟是妄造狂言欺騙人了多九公聽罷只急的汗如

愈寬愈刻
疏卷

雨下無言可答紫衣女子道剛才大賢曾言百餘種
之多此刻只求大賢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種再說七
個共湊一百之數此事極其容易難道還吝教麼多
九公只急的抓耳搔腮不知怎樣才好紫衣女子道
如此易事誰知還是吝教剛才婢子費了唇舌說了
許多書名原是拋磚引玉以為借此長長見識不意
竟是如此但除我們所說之外大賢若不加增未免
太覺空疎了紅衣女子道倘大賢七個察不出就說
五個五個不能就是兩個也是好的紫衣女子接着
道如兩個不能就是一個一個不能就是半個也可

解嘲了紅衣女子笑道請教姐姐何為半個難道是半卷書麼紫衣女子道妹子惟恐大賢善忘或記卷帙忘其姓名或記姓名忘其卷帙皆可謂之半個並非半卷我們不可閑談請大賢或說一個或半個罷多九公被兩個女子冷言冷語只管催逼急的滿面青紅恨無地縫可鑽莫講所有之書俱被紫衣女子說過卽或尙未說過此時心內一急也就想不出了那個老者坐在下面看了幾篇書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不知說些甚麼後來看見多九公面上紅一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只當怕熱因取一把扇子道

天朝時令交了初夏大約涼爽不用涼扇今到敝處未免受熱所以只管出汗請大賢搥搥扇爲涼爽慢慢再談莫要受熱生出別的病來你們都是異鄉人身子務要保重你看這汗還是不止這却怎好因用汗巾替九公揩道有年紐的人身體是個虛的那里受的慣熱唉可憐可憐多九公接過扇子道此處天氣果然較別處甚熱老者又獻兩杯茶道小子這茶雖不甚佳但有燈心在內既能解熱又可清心大賢喫了就是受熱也無妨了今雖幸會奈小子福薄重聽不能暢聆大教真是恨事大賢既肯屈尊同他們

金瓶梅 卷四
細談日後還可造就麼多九公連連點頭道令愛來
歲一定高發的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大賢既
執意不肯賜教我們也不必苦苦相求況記幾個書
名若不曉得其中旨趣不過是個賣書傭何足爲奇
但不知大賢所說百餘種其中講解當以某家爲最
多九公道當日仲尼既作十翼易道大明白商瞿受
易於孔子嗣後傳授不絕前漢有京房賈直各家後
漢有馬融鄭元諸人據老夫愚見兩漢解易各家多
溺於象占之學到了魏時王弼註釋周易撇了象占
舊解獨出心裁暢言義理於是天下後世凡言易者

莫不宗之諸書皆廢以此看來由漢至隋當以王弼
爲最紫衣女子聽了不覺笑道大賢這篇議論似與
各家註解及王弼之書尙未瞭然不過聽拾前人牙
慧以爲評論豈是教誨後輩之道漢儒所論象占固
不足盡周易之義王弼掃棄舊聞自標新解唯重義
理孔子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豈止義理一字晉時
韓康伯見王弼之書盛行因缺繫辭之註於是本王
弼之義註繫辭二卷因而後人遂有王韓之稱其書
既欠精詳而又妄改古字如以嚮爲鄉以驅爲毆之
類不能枚舉所以昔人云若使當年傳漢易王韓俗

字久無存當日范甯說王弼的罪甚於桀紂豈是無因而發今大賢說他註的爲最甚至此書一出羣書皆廢何至如此可謂癡人說夢總之學問從實地上用功議論自然確有根據若浮光掠影中無成見自然隨波逐流無所適從大賢恰受此病並且強不知以爲知一味大言欺人未免把人看的過於不知文了多九公聽了滿臉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發痰無言可答正想脫身那個老者又獻兩杯茶道斗室屈尊致令大賢受熱殊袍不安但汗爲人之津液也須忍耐少出才好大約大賢素日喜喫麻黃所以如此今出這場痛汗雖痢瘧之症可以放心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究以少喫爲是二人欠身接過茶杯多九公自言自語道他說我喫麻黃那知我在这裏喫黃連哩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剛才進門就說經書之義盡知我們聽了甚覺欽慕以爲今日遇見讀書人可以長長見識所以任憑批評無不謹謹受命誰知談來談去却又不然若以秀才兩字而論可謂有名無實適才自稱忝列膠庠談了半日惟這忝字還用的切題紅衣女子道據我看來大約此中亦有賢愚不等或者這位先生同我們一樣

金瓶梅詞話卷四
也是常在三等四等的亦未可知。紫衣女子道：大家
幸會談文，原是一件雅事。即使學問淵博，亦應處處
虛心，庶不失謙謙君子之道。誰知腹中雖離淵博，尚
遠那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光景，却處處擺在臉上，可
謂螳臂當車，自不量力。兩個女子你一言我一語，把
多九公說的臉上青一陣黃一陣，身如針刺，無計可
施。唐敖在旁甚覺無趣。正在為難之際，只聽外面喊
道：請問女學生可買脂粉麼？一面說着，手中提着包
袱進來。唐敖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之洋。多九公趁
勢立起道：林兄為何此時才來？惟恐船上眾人候久。

我們回去罷。卽同唐敖拜辭老者。老者仍要挽留獻
茶。林之洋因走的口渴，正想歇息，無奈二人執意要
走。老者送出門外，自去課讀。三人匆匆出了小巷，來
至大街。林之洋見他二人舉動惶惶，面色如土，不覺
詫異道：俺看你們這等驚慌，必定古怪。畢竟為着甚
事？二人畧畧喘息，將神定了一定，把汗揩了，慢慢走
着。多九公把前後各話畧畧告訴一遍。唐敖道：小弟
從未見過世上竟有這等淵博才女，而且伶牙俐齒，
能言善辯。多九公道：淵博倒也罷了，可恨他絲毫不
肯放鬆，竟將老夫罵的要死，這個虧喫的不小。老夫

金瓶梅 卷四
三十一
活了八十多歲，今日這個悶氣，却是頭一次。此時想起，惟有怨恨自己。林之洋道：「九公，你恨甚麼？多九公道：「恨老夫從前少讀十年書，又恨自己。既知學問未深，不該冒昧同人談文。」唐敖道：「若非舅兄前去相救，竟有走不出門之苦，不知舅兄何以不約而同也。到他家林之洋道：「剛才你們要來遊玩，俺也打算上來賣貨。奈這地方從未做過交易，不知那樣得利。後來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俺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

細細打聽，才知這里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唐敖道：「這是何故？」林之洋道：「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以才學高的為貴，不讀書的為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畧大，有了才名，才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聞得明年國母又有甚麼女試大典，這些女子得了這個信息，都想中個才女，更要買書。俺聽這話，原知貨物不能出脫，正要回船。因從女學館經過，又想進去，搯搯財氣。那知湊巧遇見你們二位，俺進去，話未說得一句，茶未喝得一

口就被你們拉出原來二位却被兩個黑女難住唐
教道小弟約九公土來原想看他們國人生的怎樣醜
陋誰知只顧談文他們面上好醜我們還未看明今
倒被他們先把我們腹中醜處看去了多九公道起
初如果只作門外漢隨他談甚麼也不至出醜無奈
我們過於大意一進門去就充文人以致露出馬脚
補救無及偏偏他的先生又是聾子不然掣這老秀
才出出氣也可解嘲唐教道據小弟看來幸而老者
是個聾子他若不聾只怕我們更要喫虧你只看他
小小學生尚且如此何況先生固然有青出於藍而

勝於藍的究竟是他受業之師况紫衣女子又是他
女學問豈能懸殊若以尋常老秀才看待又是以貌
取人了世人只知紗帽底下好題詩那里曉得草野
中每每埋沒許多鴻儒大約這位老翁就是榜樣多
九公道剛才那女子以衣輕裘之衣讀作平聲其言
似覺近理若果如此那當日解作去聲的其書豈不
該廢麼唐教道九公此話未免罪過小弟聞得這位
解作去聲的乃彼時大儒祖居新安其書闡發孔孟
大旨殫盡心力折衷舊解言近旨遠文簡義明一經
誦習聖賢之道莫不燦然在目漢晉以來註解各家

莫此為善，實有功於聖門，有益於後學的，豈可妄加評論，即偶有一二註解錯誤，亦不能以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即如孟子誅一夫，及視君如寇讐之說，後人雖多評論，但以其書體要而論，昔人有云：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當日孔子既沒，儒分為八，其他縱橫捭闔，波譎雲詭，惟孟子挺命世之才，距楊墨，放淫辭，明王政之易行，以救時弊，闡性善之本量，以斷羣疑，致孔子之教，獨尊千古，是有功聖門，莫如孟子。學者豈可訾議？況孟子聞誅一夫之言，亦因當時之君，惟知戰鬪，不務修

德，故以此語警戒。至寇讐之言，亦是勸勉。宣王待臣，宜加恩禮，都為要救時弊起見。時當戰國，邪說橫行，不知仁義為何物，若單講道學，徒費唇舌，必須喻之利害，方能動聽。故不覺言之過當。讀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自得其義，總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貫出孟子之力，闡發孔孟之學，却是新安之功。小弟愚見如此，九公以為何如？多九公聽了，不覺連連點頭，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十款之澤，必有香草，何地無才？多九公以貌輕人，不免取敗。疏菴。

鏡花緣卷四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

話說多九公聞唐敖之言，不覺點頭道：「唐兄此言至公，至當，可為千載定論。老夫適才所說，乃就事論事，未將全體看明，不無執着一偏。即如左思三都賦序，他說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非本土所出，以為誤用。誰知那個玉樹，却是漢武帝以象寶做成，並非地土所產。諸如此類，若不看他全賦，止就此序而論，必定

說他如此小事，尚且考究未精，何況其餘？那知他的好處甚多，全不在此，所以當時爭着傳寫洛陽，爲之紙貴。以此看來，若只就事論事，未免將他好處都埋沒了。說話間，又到人烟輳集處，唐敖道：「剛才小弟因這國人過黑，未將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時一路看來，只覺個個美貌無比，而且無論男婦，都是滿臉書卷秀氣，那種風流儒雅光景，倒像都從這個黑氣中透出來的。細細看去，不但面上這股黑氣萬不可少，並且回想那些脂粉之流，反覺其醜。小弟看來，看去只覺自慚形穢。如今我們雜在衆人中，被這書卷秀氣四面一襯，只覺面目可憎，俗氣逼人。與其教他們看着耻笑，莫若趁早走罷。」三人於是躲躲閃閃，聯步而行。一面走着，看那國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只覺無窮醜態。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緊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緊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樣才好。只好疊着精神，穩着步兒，探着腰兒，挺着胸兒，直着頸兒，一步一趨，望前而行。好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烟稀少，這才把腰伸了一伸，頸項搖了兩搖，噓了一口氣，畧爲鬆動。鬆動林之洋道：「剛才被妹夫說破，細看他們果都大大方方，見那樣子，不怕你不好。」

金瓶梅 卷四
好行走。俺素日散誕慣了。今被二位拘住。少不得也。
裝斯文。混充儒雅。誰知只顧挈架子。腰也酸了。腿也
直了。頭也痛了。脚也麻了。頭也暈了。眼也花了。舌也
燥了。口也乾了。受也受不得了。支也支不住了。再要
挈架子。俺就癱了。快逃命罷。此時走的。只覺發熱。原
來九公却帶着扇子。借俺搗搗俺。今日也出汗了。多
九公聽了。這才想起老者。那把扇子還在手中。隨即
站住。打開一齊觀看。只見一面寫着曹大家七篇女
誡。一面寫着蘇若蘭璇璣全圖。都是繩頭小楷。絕精
細字。兩面俱落名款。一面寫着墨溪夫子大人命書。

要知詩書
萬卷原是
滿架子東
西
疏菴

下寫女弟子紅紅謹錄。一面寫着女亭亭謹錄。下面
還有兩方圖章。紅紅之下。是黎氏紅薇。亭亭之下。是
盧氏紫萱。唐教道。據這圖章。大約紅紅亭亭是他乳
名。紅薇紫萱方是學名。多九公道。兩個黑女。既如此
善書。而又能文。館中自然該是詩書滿架。為何却自
寥寥。不意腹中雖然淵博。案上倒是空疎。竟與別處
不同。他們如果詩書滿架。我們見了。自然另有準備。
豈肯冒昧自討苦喫。林之洋接過扇子。搗着道。這樣
說。日後回家。俺要多買幾担書。擺在桌上。作陳設了。
唐教道。奉勸舅兄。斷斷不要豎這文人招牌。請看我。

們今日光景就是榜樣小弟足足够了今日過了黑
齒將來所到各國不知那幾處文風最盛倒要請教
好作準備免得又去太歲頭上動士林之洋道俺們
向日來往只知賣貨那里管他文風武風據俺看來
將來路過的如靖人跣踵長人穿胸厭火各國大約
同俺一樣都是文墨不通就只可怕的前面有個白
民國倒像有些道理還有兩面軒轅各國出來人物
也就不凡這幾處才學好醜想來九公必知妹夫問
他就知道了唐敖道請教九公說了一句再回頭一
看不覺詫異道怎麼九公不見又到何處去了林之

洋道俺們只顧說話那知他又跑開莫非九公恨那
黑女又去同他講理麼俺們且等一等少不得就要
回來二人閒談候了多時只見多九公從城內走來
道唐兄你道他們案上並無多書却是爲何其中有
個緣故唐敖笑道原來九公爲這小事又去打聽如
此高年還是這等興致可見遇事留心自然無所不
知我們慢慢走着請九公把這緣故談談多九公舉
步道老夫才去問問風俗原來此地讀書人雖多書
籍甚少歷年中原雖有人販賣無如剛到君子大人
境內就被二國買去此地之書大約都從彼二國以

重價買的。至於古書往往出了重價，亦不可得。惟訪親友家，如有此書，方能借來抄寫。要求一書，真是種種費事。並且無論男婦，都是絕頂聰明，日讀萬言的，不計其數。因此那書更不够他讀了。本地向無盜賊，從不偷竊。就是遺金在地，也無拾取之人。他們見了無義之財，叫作臨財毋苟得。就只有個毛病，若見了書籍，登時就把毋苟得三字撇在九霄雲外，不是借去不還，就是設法偷騙。那作賊的心腸，也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此地，把竊物之人，叫作偷兒。把偷書之人，却叫作竊兒。借物不還的，叫作拐兒。借書不還的，叫

作騙兒。因有這些名號，那藏書之家，見了這些竊兒，騙兒，莫不害怕。都將書籍深藏內室，非至親好友，不能借觀。家家如此，我們只知以他案上之書，定他腹中學問無怪，要受累了。說話間，不覺來到船上。林之洋道：俺們快逃罷。分付水手起錨揚帆。唐敖因那扇子寫的甚好，來到後面向多九公討了多九公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見面，曾說識荆二字，是何出處。唐敖道：再過幾十年，九公就看見了小弟才想紫衣女子所說吳郡大老倚閭滿盈那句話，再也不解。九公夙慣江湖，自然曉得這句鄉談了。多九公道：老夫細

細叅詳也解不出我們何不問問林兄唐敖隨把林之洋找來林之洋也回不知唐敖道若說這句隱着罵話以字義推求又無深奧之處據小弟愚見其中必定含着機關大家必須細細猜詳就如猜謎光景務必把他猜出若不猜出被他罵了還不知哩林之洋道這話當時爲甚起的二位先把來路說說看來這事惟有俺林之洋還能猜你們猜不出的唐敖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二位老兄才被他們考的膽戰心驚如今怕還怕不來那里還敢亂猜若猜的不是被黑女聽見豈不又要喫苦出汗麼多九公道林兄

且慢取笑我把來路說說當時談論切音那紫衣女子因我們不知反切向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闥滿盈麼那紅衣女子聽了也笑一笑這就是當時說話光景林之洋道這話既是談論反切起的據俺看來他這本題兩字自然就是甚麼反切你們只管向這反切書上我去包你找得出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們被這女子罵了案反切而論吳郡是個問字大老是個道字倚闥是個於字滿盈是個盲字他因請教反切我們都回不知所以他說豈非問道於盲麼林之洋道你們都

是雙目炯炯為甚。此作瞽目大約彼時因他年輕不將他們放在眼裏未免旁若無人因此把你比作瞽目却也湊巧多九公道為何湊巧林之洋道那旁若無人者就如兩旁明明有人他却如未看見既未看見豈非瞽目麼此話將來可作旁若無人的批語海外女子這等啣氣將來到了女兒國他們成羣打夥聚在一處更不知怎樣利害好在俺從來不會談文他要同俺談文俺有絕好主意只得南方話一句一概給他弗得知任他說得天花亂墜俺總是弗得知他又其奈俺何多九公笑道倘女兒國執意要你談

陽伏此
一筆香照
痕跡
荒荒

文你不同他談文把你留在國中看你怎樣林之洋道把俺留下俺也給他一概弗得知你們今日被那黑女難住走也走不出若非俺去相救怎出他門這樣大情二位怎樣報俺唐敖道九公才說恐女兒國將舅兄留下日後倘有此事我們就去救你出來也算以德報德了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不是以德報德倒是以怨報德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林兄如被女兒國留下他在那里何等有趣你却把他救出豈非以怨報德麼林之洋道九公既說那里有趣將來到了女兒國俺去通知國王就請九公住他

金瓶梅 卷四
國中多九公笑道。老夫倒想住在那里。却教那個替
你管舵呢。唐敖道。豈但管舵。小弟還要求教韻學哩。
請問九公。小弟素於反切。雖是門外漢。但大老二字。
案音韻呼去。爲何不是島字。多九公道。古來韻書道
字本與島字同音。近來讀道爲到。以上聲讀作去聲。
卽如是非之是。古人讀作使字。動字讀作董字。此類
甚多。不能枚舉。大約古聲重讀島。今聲輕讀到。這是
音隨世傳。輕重不同。所以如此。林之洋道。那個盲字。
俺們回來讀與忙字同音。今九公讀作萌字。也是輕
重不同。歷多九公道。盲字本歸八庚。其音同萌。若讀

忙字。是林兄自己讀錯了。林之洋道。若說讀錯。是俺
先生教的。與俺何干。多九公道。你們先生如此疎忽。
就該打他手心。林之洋道。先生犯了這樣小錯。就要
打手心。那終日曠功。誤人子弟的。豈不都要打殺麼。
唐敖道。今日受了此女耻笑。將來務要學會韻學。才
能歇心。好在九公已得此中三昧。何不畧將大概指
教小弟。賦性雖愚。如果專心。大約還可領畧。多九公
道。老夫素於此道。不過畧知皮毛。若要講他所以然
之故。不知從何講起。總因當日未得真傳。心中似是
而非。狐疑莫定。所以如此。唐兄如果要學。老夫向聞

歧舌國音韻最精，將來到彼老夫奉陪上去，不過畧為談談，就可會了。唐敖道：「歧舌二字是何寓意，何以彼處曉得音韻？」多九公道：「彼國人自幼生來，嘴巧舌能，不獨精通音律，並且能學鳥語。所以林兄前在聶耳買了雙頭鳥兒，要到彼處去賣，他們各種聲音皆可隨口而出。因此隣國俱以歧舌呼之。日後唐兄聽他口音，就明白了。走了幾日，到了靖人國。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靖人古人謂之諍人，身長八九寸，大約就是小人國。不知國內是何風景？」多九公道：「此地風俗，饒薄人最寡情，所說之話處處與人相反。即

如此物，明明是甜的，他偏說苦的；明明是誠的，他偏說淡的。教你無從捉摸。此是小人國歷來風氣如此。也不足怪。二人於是登岸，到了城郭，城門甚矮，彎腰而進。裏面街市極窄，竟難並行。走到城內，才見國人都是身長不滿一尺，那些兒童只得四寸之長。行路時恐為大鳥所害，無論老少都是三五成羣，手執器械，防身。滿日說的都是相反的話，詭詐異常。唐敖道：「世間竟有如此小人，倒也少見。遊了片時，遇見林之洋賣貨回來，一同回船。走了幾日，大家正在閑談，路過一個桑林，一望無際，內有許多婦人都生得嬌艷異常。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不經意處遂成絕會有人過刃算奇蔬菴

鏡花緣卷四

第二十回

丹桂巖山雞舞鏡

碧梧嶺孔雀開屏

話說那些婦人俱以絲綿纏身棲在林內，也有喫桑葉的，也有口中吐絲的。唐敖道：「請教九公，這些婦人是何種類？多九公道：「此處近於北海，名叫嘔絲之野。古人言：『這婦女都是蠶類。』此地既無城郭，這些婦人都以桑林爲家，以桑爲食，又能吐絲，倒像鮫人泣珠光景。據老夫愚見，就做鮫人之意，把他叫做蠶人鮫。」

不但話妙
且能開會
下文
疏卷

人泣珠蠶人吐絲其義倒也相合林之洋道這些女
人都生的嬌嬌滴滴俺們帶幾個回去作妾又會吐
絲又能生子豈不好麼多九公道你把他作妾倘他
性子發作吐出絲來把你身子纏住你擺脫不開還
把性命送了哩你去問問那些男子那個不是死在
他們手裏這日到了跂踵國有幾個國人在海邊取
魚一個個身長八尺身寬也是八尺竟是一個方人
赤髮蓬頭兩隻大脚有一尺厚二尺長行動時以脚
指行走脚跟並不著地一步三搖斯斯文文竟有寧
可濕衣不可亂步光景唐敖因這方人過於拘板無

甚可觀不會上去這日到了一個大邦遠遠望見一
座城池就如峻嶺一般好不巍峩原來却是長人國
林之洋自去賣貨唐敖同多九公上去見了幾個長
人嚇的飛忙走回道九公嚇殺小弟了當日我見古
人書中言長人身長一二十丈以為必無之事那知
今日見的竟有七八丈高半空中晃晃蕩蕩他的脚
面比我們肚腹還高令人望着好不害怕幸虧早早
逃走他若看見將我們用手提起放在面前望望我
們身子已在數丈之外了多九公道今日所見長人
並不算長若以極長的比較他也只好算個脚面老

鏡花緣 卷四

四

夫向在外洋同幾位老翁閑談各說生平所見長人內中有位老翁道當日我在海外會見一個長人身長千餘里腰寬百餘里好飲天酒每日一飲五百斗當時看了甚覺詫異後來因見古書才知名叫無路又一老翁道老朽向在丁零之北見一長人卧在地下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其長萬餘里又一老翁道我會見一極長之人若將無路比較那無路只好算他脚面莫講別的單講他身上這件長衫當日做時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買絕連天下的裁縫也都僱完做了數年才能做成那時布的行情也長

了裁縫工價也貴了人人發財所以布店同裁縫鋪至今還在那里禱告但願長人再做一件長衫他們又好齊行了彼時有一個裁縫在那長衫底襟上偷了一塊布後來就將這布開了一個大布店因此棄了本行另做布行交易你道這個長人身長若干原來這人連頭帶脚不長不短恰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眾老翁都問道為何算的這樣詳細老翁道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此人恰恰頭頂天脚踏地所以才知就是這個里數他不獨身子長的恁高並且那張大嘴還愛說大話倒是身口相應眾老翁道

好大言者
往如此
誣卷

聞得天上剛風最硬，每每飛鳥過高，都被吹的化爲天絲。這位長人頭，既頂天，他的臉上豈不吹壞麼？老翁道：這人極其臉厚，所以不怕風吹。衆老翁道：怎曉他的臉厚？老翁道：他臉如果不厚，爲何滿嘴只管說大話，總不怕人耻笑呢？旁邊有位老翁道：老兄以爲這人頭頂天，脚踹地，就算極長了，那知老漢見過一個長人，較之剛才所說，還長五百里。衆老翁道：這人比天還大，不知怎能擡起頭來？老翁道：他只顧大了，那知上面有天，因此只好低頭混了一世。又一老翁道：你們所說這些長人，何足爲奇？當年我見一人睡

在地下，就有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之高，脊背在地，肚腹頂天。這才大哩。衆老翁道：此人肚腹業已頂天，畢竟怎樣立起，倒要請教。老翁道：他睡在那里，兩眼望着天，真是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如此之大，莫講不能立起，並且翻身還不能哩。說着閒話，回到船上，林之洋賣了兩樣貨物，並替唐敖賣了許多花盆，甚覺得利。郎舅兩個不免又是一番痛飲。林之洋笑道：俺看天下事，只要湊巧，素日俺同妹夫飲酒，存的空罈，還有向年舊罈，俺因棄了可惜，隨他摺在艙中，那知今日倒將這個出脫，前在小人國也是無意賣了許多

釐繭這兩樣都是並不值錢的，不想他們視如至寶，倒會獲利。俺帶的正經貨物，倒不得價。人說買賣生意，全要機會。若不湊巧，隨你會賣，也不中用。唐敖道：他們買這蠶繭酒醴，有何用處？林之洋未曾回答，先發笑道：若要說起，真是笑話。正要講這緣故，因國人又來買貨，足足忙了一日，到晚方才開船。這日到了白民國交界，迎面有一危峯，一派清光，甚覺可愛。唐敖忖道：如此峻嶺，豈無名花？於是請問多九公，是何名山。多九公道：此嶺總名麟鳳山，自東至西約長千餘里，乃西海第一大嶺。內中果木極盛，鳥獸極繁，但

嶺東要求一禽，也不可得；嶺西要求一獸，也不可得。唐敖道：這却為何多九公道？此山茂林深處，向有一麟一鳳。麟在東山，鳳在西山，所以東面五百里有獸，無禽；西面五百里有禽，無獸。倒像各守疆界。光景因而東山名叫麒麟山，上面桂花甚多，又名丹桂巖；西山名叫鳳凰山，上面梧桐甚多，又名碧梧嶺。此事不知始於何時，相安已久。誰知東山旁有條小嶺，名叫狻猊嶺；西山旁有條小嶺，名叫鷓鴣嶺。後嶺上有惡獸，其名就叫狻猊，常帶許多怪獸來至東山；騷擾鷓鴣嶺，上有個惡鳥，其名就叫鷓鴣，常帶許多怪

鳥來至西山騷擾唐敖道東山有麟麟爲獸長西山有鳳鳳爲禽長難道狡狴也不畏麟鷓鴣也不怕鳳麼多九公道當日老夫也甚疑惑後來因見古書才知鷓鴣乃西方神鳥狡狴亦可算得毛羣之長無怪要來抗衡了大約畧爲騷擾麟鳳也不同他計較若干犯過甚也就不免爭鬪數年前老夫從此路過曾見鳳凰與鷓鴣爭鬪都是各發手下之鳥或一個兩個彼此剝啄撕打倒也爽日後來又遇麒麟同狡狴爭鬪也是各發手下之獸那撕打迸跳形狀真可山搖地動看之令人心驚畢竟邪不勝正鬧來鬧去往

往後視鷓鴣大敗而歸正在談論半空中倒像人喊馬嘶鬧鬧吵吵連忙出船仰觀只見無數大鳥密密層層飛向山中去了唐敖道看這光景莫非鷓鴣又來騷擾我們何不去望望多九公道如此甚好於是通知林之洋把船攏在山脚下三人帶了器械棄舟登岸上了山坡唐敖道今日之遊別的景致還在其次第一鳳凰不可不看他既做了一山之主自然另是一種氣概多九公道唐兄要看鳳凰我們越過前面峯頭只檢梧桐多處遊去倘緣分湊巧不過峯走幾步就可遇見大家穿過峻嶺尋找桐林不知不

覺走了數里林之洋道俺們今日見的都是小鳥並無一隻大鳥不知甚故難道果真都去伺候鳳凰麼唐敖道今日所見各鳥毛色或紫或碧五彩燦爛兼之各種嬌啼不啻笙簧已足悅耳娛目如此美景也算難得了忽聽一陣鳥鳴之聲宛轉嘹亮甚覺爽耳三人一聞此音陡然神清氣爽唐敖道詩言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今聽此聲真可上徹霄漢大家順着聲音望去只當必是鶴鷺之類看了半晌並無踪影只覺其音漸漸相近較之鶴鳴尤其洪亮多九公道這又奇了安有如此大聲不見形象之理唐敖道九

公你看那邊有顆大樹樹旁圍着許多飛蠅上下盤旋這個聲音好像樹中發出的說話問離樹不遠其聲更覺震耳三人朝着樹上望了一望何嘗有個禽鳥林之洋忽然把頭抱住亂跳起來口內只說震死俺了二人都映一嚇問其所以林之洋道俺正看大樹只覺有個蒼蠅飛在耳邊俺用手將他按住誰知他在耳邊大喊一聲就如雷鳴一般把俺震的頭暈眼花俺趁勢把他捉在手內話未說完那蠅大喊大叫鳴的更覺震耳林之洋把手亂搖道俺將你搖的發昏看你可叫那蠅被搖旋即住聲唐多二人隨向

那羣飛蠅側耳細聽，那個大聲果然竟是不啻若自其口出。多九公笑道：「若非此鳥飛入林兄耳內，我們何能想到如此大聲？」却出這羣小鳥之口。老夫目力不佳，不能辨其顏色。林兄把那小鳥取出看看，可是紅嘴綠毛，如果狀如鸚鵡，老夫就知其名了。林之洋道：「這個小鳥從未見過，俺要帶回船去給眾人見識見識，設或取出飛了，豈不可惜？」於是捲了一個紙桶，把紙桶對着手縫，輕輕將小鳥放了進去。唐敖起初見這小鳥以為無非蒼蠅、蜜蜂之類，今聽多九公之話，輕輕過去一看，果然都是紅嘴綠毛，狀如鸚鵡，忙

走回道：「他的形狀小弟才去細看，果真不錯。請教何名？」多九公道：「此鳥名叫細鳥，元封五年，勒畢國曾用玉籠以數百進貢，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國人常以此鳥候日，又名候日蟲。那知如此小鳥，其聲竟如洪鐘，倒也罕見。林之洋道：「妹夫要看鳳凰走來，走去，過山並無一鳥，如今細鳥飛散，靜悄悄連聲也不聞。這里只有樹木，沒甚好頑，俺們另向別處去罷。」多九公道：「此刻忽然鴉雀無聞，却也奇怪。只見有個牧童身穿白衣，手擎器械，從路旁走來。唐敖上前拱手道：「請問小哥，此處是何地名？」牧童道：「此地叫做碧

梧嶺嶺旁就是丹桂巖乃白民國所屬過了此嶺野獸最多往往出來傷人三位客人須要仔細說罷去了多九公道此處既名碧梧嶺大約梧桐必多或者鳳凰在這嶺上也未可知我們且把對面山峯越過看是如何不多時越過高峯只見西邊山頭無數梧桐桐林內立着一隻鳳凰毛分五彩赤若丹霞身高六尺尾長丈餘蛇頸雞喙一身花文兩旁密密層層列着無數奇禽或身高一丈或身高八尺青黃赤白黑各種顏色不能枚舉對面東邊山頭桂樹林中也有一个大鳥渾身碧綠長頸鼠足身高六尺其形如

雁兩旁圍着許多怪鳥也有三首六足的也有四翼雙尾的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多九公道東邊這隻綠鳥就是鸕鷀大約今日又來騷擾所以鳳凰帶着眾鳥把去路攔住看來又要爭鬪了忽聽鸕鷀連鳴兩聲身旁飛出一鳥其狀如鳳尾長丈餘毛分五彩攔至丹桂巖抖擻翎毛舒翅展尾上下飛舞如同一片錦繡恰好旁邊有塊雲母石就如一面大鏡照的那個影兒五彩相映分外鮮明林之洋道這鳥倒像鳳凰就只身材短小莫非母鳳凰麼多九公道此鳥名山雞最愛其毛每每照水顧影眼花墜水而死古人

有文無德
者自然賣
弄
燕菴

因他有鳳之色無鳳之德呼作啞鳳大約鸚鵡以為此鳥具如許彩色可以壓倒鳳凰手下眾鳥因此命他出來當場賣弄忽見西林飛出一隻孔雀走至碧梧嶺展開七尺長尾舒張兩翅朝着丹桂巖盼睽起舞不獨金翠縈目兼且那長尾排着許多圖文陡然或紅或黃變出無窮顏色宛如錦屏一般山鷄起初也還勉強飛舞後來因見孔雀這條長尾變出五顏六色華彩奪目金碧輝煌未免自慚形穢鳴了兩聲朝着雲母石一頭撞去竟自身亡唐敖道這隻山鷄因毛色比不上孔雀所以羞忿輕生以禽鳥之微

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燕菴

尚有如此血性何以世人明知已不如人反覩顏無愧殊不可解林之洋道世人都像山鷄這般烈性那里死得許多據俺看來只好把臉一老也就混過去了孔雀得勝退回本林東林又飛出一鳥一身蒼毛尖嘴黃足跳至山坡口中唧唧咋咋鳴出各種聲音此鳥鳴未數聲西林也飛出一隻五彩鳥尖嘴短尾走到山岡展翅搖翎口中鳴的嬌嬌滴滴悠揚宛轉甚覺可耳唐敖道小弟聞得鳴鳥毛分五彩有百樂歌舞之風大約就是此類了那蒼鳥不知何名多九公道此即反舌一名百舌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就是

此鳥林之洋道如今正是仲夏。這個反舌與眾不同。他不按月令只管亂叫了。忽聽東林無數鳥鳴。從中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鷺。身高二丈。翼廣丈餘。九條長尾。十頸環簇。只得九頭。攛至山岡。鼓翼作勢。霎時九頭齊鳴。多九公道原來九頭鳥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君子小人各樹其黨。有黨則必爭。然而君子不勝者常也。安得不為鳳鳥慮。蔬菴

議論縱橫。有未經人道過者。以問答辯論而詳言之。作者之意。稍快閱者之心。益醉矣。又能令人忽

笑。忽歎。蓋其筆既靈敏。又處處有一種真意盤結。

真意者。即詩之性情。所謂詩中有我也。詎齋此段在末

卷誤刊於此

金瓶梅

卷四

四九

金瓶梅
卷五

